《情变》

作者：【日】渡边淳一

楔子

·精彩内容载入中·“我不要！”

少年硬被四、五个壮汉自房内拉出，狠狠地跌坐在地上，即使他强力挣扎着，也挣脱不了。

“懿，你听阿姨的话好吗？”郭静蓉蹲在他的身旁，紧紧地将他环抱住，泪水止不住地淌着。

她也不愿意这么做，只是……是他逼她的，是他逼得她不得不以最强烈的手段迫使他就范。

“我不听！”斐懿怒吼着，诡邪的眼眸染红，像是要烧出一片艳丽彩霞似的绚丽惑人。

他不相信他们竟然会这样对待他，不相信他们真的把他当成是传染病一样的送到疗养院里，打算将他完全隔离。

“不听也得听，这里是由我作主，不是你。”一直站在一旁的侯翰平怒然说着，黝黑的眼眸中亦是一片赤红。

“懿，听阿姨的话，把病养好了，阿姨一定会马上去把你接回来的，你不要怕。”

郭静蓉见丈夫一副欲置他于死地的怒颜，不禁赶紧劝着他，不希望他俊美的脸上再增添不必要的伤痕。

“阿姨，这不是病，我没有病！”愤怒的泪水在眼眶中打转，他仍是倔强地咬住牙，不让他们看见他的脆弱。“沁晔呢？沁晔在哪里？”

不过是爱一个人，为什么爱得这么卑微而低贱？

“你不用叫他了，他已经不在这里！”侯翰平暴喝一声，更如鬼魅般幽冥。“你不要再跟我提起沁晔，他跟你这个变态是不一样的，他以后是要当上‘捷劲’总裁的人，他跟你是不一样的。”

他走到他的身边，大手攫住他的下巴，恶狠狠地瞪视着他。

倘若不是有太多精神疗养院的护佐在，他肯定会再给他一顿

饱拳，让他知道这种男同志的游戏不适合侯沁晔参与的。

他若是想死，大可以一个人去死，用不着带着沁晔去，把沁晔的人生也一并赔进去。

“哪里不一样？”

斐懿冷冷地笑着，凄厉而悲恻。

“我们在床上时，他可不是这样冷漠地避不见面，而是不断地回应我的热情，回应……”

斐懿的话还没说完，下巴已挨了重重的一拳。

“住口！”侯翰平还想再给他一拳，却被郭静蓉护住。

“他妈的，早知道你是一个变态，当初我就不该收养你，不该让你踏入这个家，应该让你饿死在街头，今天社会上也可以少一个祸害！”

“没有人要你收养我，我也没有求你！”斐懿不甘示弱地吼着，尽管血水沿着唇角不断地滑落。

如果不是父母双亡，又有谁愿意当个没有家的人？

眼看着侯翰平毫不留情的拳头又要落下，郭静蓉连忙用身子护着斐懿，低喊：“懿，不要这样说、不要这样说……”

斐懿是姐姐所托付给她的孩子，倘若今天不是发生了这种事，她也狠不下心逼他离开这个家。

“算了，像你这种已经被学校退学的废物，我连说都不想说了，随便你在疗养院里自生自灭吧。”

侯翰平示意他身后的护佐为他套上拘禁服，随即冷冷地走开，并随手拿了一张面纸擦拭拳头上的血渍，不屑至极。

“放开我！”

斐懿不断地挣扎，即使是使尽了全身的力气，却仍是不能阻止他们将他套上拘禁服，将他的双手固定住。他无力挣扎，像是垂死的鹰隼；即使如此，凝在眼眸中的泪水仍是没有落下。

“懿……”郭静蓉望着他，早已哭花了一张脸。

她不知道自己做这个决定到底是对或不对，但是，眼前的她真的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你最好不要再挣扎了，等到沁晔大学毕业，我就要他入赘到陆家，继承捷劲集团。”

望着不停挣扎的斐懿，侯翰平的心中没有半丝心疼，尽管他也曾经是他用心疼过的孩子，但是比起沁晔将要为他带来的财富与地位，他甚至可以将他置于地狱而不觉有愧。

这一门亲事是由陆总裁亲自提的，说什么他也要接受这份可遇不可求的亲事，怎能让斐懿给破坏了？

况且，今天他和沁晔之间的事，若不是以织告诉他的话，他到现在还被蒙在鼓里呢！不过，既然以织一点也不在意的话，那么他也用不着觉得对不起陆家，只要这两个小孩子愿意就好了。

这件事，他绝对不允许任何人破坏，即使是陆总裁最赏识的斐懿也不行。

“阿姨，我不相信沁晔会背叛我，我不相信、我不相信……”

斐懿放声大吼，俊脸扭曲而心碎。

他不相信他不爱他，不相信他会向学校告密，更不相信他会残忍地背弃他，甚至到了这个时候，仍是不愿和他见一面。

这十年来，他是如何在每一天每一夜试探着彼此的真心，怎么可能会因为这样的小事而化成碎片？

不可能的，全世界的人都可能背叛他，只有侯沁晔不会背叛他，全世界的人可以背叛他，就只有他不行！

“沁晔他……”她不知道该不该说，其实这一切……

“还罗嗦什么，快把他拖出去！”侯翰平吼了一声，四、五个护佐立即将他往门外架去。

“阿姨，叫沁晔来看我，我要他给我一个交代！”

临走之前，斐懿声嘶力竭地吼着，只为了传达他的心愿。

他不甘心，真的不甘心，即使他真的不爱他了，他也要听他亲口再说一次。

他不相信这么多的夜晚，只是他的一厢情愿，更不相信这么多的情深，只是他的自欺欺人。

“不准告诉沁晔！”侯翰平冷冷地说着，立即往里头走进去。

“翰平……”

“住口，今天会发生这些事全都是你惹出来的。”他怒斥了一声，径自走进去，不再搭理她。

郭静蓉回眸望着扬长而去的车，泪水更是泛滥成灾；她真的不想这么做的，但是……她真的没有任何办法阻止这种情况发生，她一点也不想见到事情到如此无法挽回的地步……

她没想到斐懿和沁晔会是这样的关系，没有想到两个男孩也可以恋爱，更没有想到两个兄弟居然会造成今天的悲剧……

天，她如何对得起姐姐的托付？

·精彩内容载入中·

第一章

•精彩内容载入中•“怎么会这样？”

“还好小孩子放在静蓉家里，否则这下子可连小孩子也不保了。”

“真是的，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这孩子以后要怎么办呢？”

七嘴八舌的长吁短叹听在披麻带孝、跪在灵堂前的斐懿耳中，就像是三姑六婆的冷嘲热讽。

他从来不知道自己有这么多亲戚，为什么父母一旦车祸出事之后，他就蹦出这么多的亲戚；他的亲戚，不是只有静蓉阿姨和翰平姨丈吗？

“懿，你的脚痛不痛？”和斐懿同是九岁的侯沁晔带着八岁的陆以织走到斐懿的身旁，一同蹲到他的旁边。

“懿，不要再跪了……”陆以织肥短的小手直揪着他站起来；小小年纪的她，搞不懂他为什么一直跪在这里不动。

“以织，不要吵懿。”侯沁晔小小的年纪已经懂得了所谓的生离死别，于是跪在他的身旁陪他一起守灵。

他知道斐懿的父母不在了，今天是他的爸妈帮他的爸妈所办的告别式。

“可是我想出去玩……”陆以织执拗地说。

“沁晔，你带以织去玩吧。”斐懿像个小大人，示意侯沁晔带着陆以织离开这个不适合他们待的地方。

“不要，我要在这里陪你。”侯沁晔一口回绝。

“那我也要待在这里。”陆以织望着这两个小哥哥，也决定陪他们继续跪在这里。

“你们不要跪啦，这个只有我能跪。”斐懿蹙紧眉，不悦地瞪着这两个小跟屁虫。从小不管他去哪里，他们两个一定跟到哪里，即使现在他正在守灵，他们也要陪着他守。

他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谁说的？”侯沁晔不以为意地说着。“虽然阿姨和姨丈跟我不是很熟，但是既然是懿的父母，就是我的父母，我为什么不能陪你？”

“对，我也这么想。”陆以织也如同应声虫般地抢着回答。

“那不一样……”斐懿真是被打败了。

由于他的父母是从事旅游业，所以他一直是住在侯家，直到他的父母不在了，他也是在侯家……

“以织，你怎么会在这里？”陆以织的父亲，捷劲集团总裁陆煦不解自个儿的女儿怎会出现在这里？他知道自己的女儿一向喜欢和这一对兄弟玩在一块，可是今天是什么日子，怎么……

“总裁，真是十分抱歉……”侯翰平一见到总裁来到，赶紧从家属区走出来，扯出一张笑脸陪不是。

“不，是以织自个儿来的，你用不着道歉。”他是顺便来看看自己下属的，却没料到会在这里见到了女儿。

“这个孩子便是斐懿？”他望着不发一语的斐懿，心想他应该就是女儿口中所说的那个斐懿。

“是啊。”

“爸爸，我们带懿回家好不好，沁晔说懿没有家了，所以我们带懿回家好不好？”陆以织突地说出童言童语。

“不行，懿是我的哥哥，他必须要住在我们家。”侯沁晔毫不示弱地吼着，一点也不输给陆以织的气势。

“谁说的……”

“我说的。”

陆煦望着两个小孩子只为了一个默不作声的斐懿而争吵，觉得实在有趣极了，倘若他可以为以织添个哥哥的话，似乎是一个满不错的计划。

“你们现在准备怎么安排他？”

“内人说，这孩子是她姐姐托付给她的，说什么她也要成为他的法定鉴护人，照顾到他成年，可以领回属于他的保险金为止。”侯翰平一五一十地说着。

“是吗？”陆煦微微颔首。

对于这种事，他向来不强求；望着这两个小娃儿围在斐懿的身旁，也学着跪在他的身旁，他实在是佩服这孩子的影响力竟是如此了得，能够让他这个被宠坏的女儿如此文静……

望着这三个小孩子天真无邪的模样，他似乎可以看到他们的未来……

***

擎飞企业。

斐懿坐在焦御飞的办公室里，优闲地望着焦御飞为他拿回来的契约书，性感的唇瓣不禁勾起一抹邪魅而勾心的笑。

“怎么样，跟你所想的有没有出入？”

焦御飞坐在他的身旁，望着他古怪的笑容，心里不禁打了个寒颤。

斐懿已然不再是当年的斐懿了，他也不知道现在的他到底会采取什么样的报复行动；不过，光是看到他的笑容，就令焦御飞感到够诡异了。

“没有。”斐懿抬起深邃的眼眸睇着他。

“跟我想象中的一样好，真不愧是擎飞企业的总裁，办事效率一等一的好，令我无话可说。”

焦御飞是他最知心的朋友，也是在他最痛苦的时刻给予他最多帮助的人。斐懿对他的信任，是无人可比的。

“少哈拉了，简直恶心透顶。”焦御飞别过脸去，一点都不习惯他没来由的感谢；他的嘴还是毒一点，他比较习惯。“不过，话说回来，你到底打算怎么做？”

他帮他事小，报复的主题才是重点。

“我？”

斐懿伟岸的身形优雅地往后一倒，落在松软的沙发里，幽深的眸子里像是失了焦距。

“到底该怎么做，我现在心里还没个底，不过……我当年尝到了什么滋味，我一定会全数奉还。”

他低柔的嗓音像是不甚在意地说着，但是一旁的焦御飞却能够完全领略他话中的涵义，毕竟那一段岁月他也曾经参与。在那段日子里，斐懿没有疯掉，他认为他十分地了不起。

对于他想报复的心态，他并不赞同，可却也没有立场要他停手，毕竟当年真正受伤害的人是斐懿不是他。

“你为什么要到现在才想报复侯沁晔？”

焦御飞想不通，倘若他真的有心报复的话，几年前，他便可以下手了，为何迟迟等到现在？

“因为直至今年年初，当年干涉我们的那些长辈们已经全作古了。”斐懿淡淡地笑着。“我这个做晚辈的，当然得给他们留一点颜面，待他们全都下地狱团聚时，再由我来为他们的孩子做最后审判；不然，只怕他们会被我活活气死，我可是一点也不想背负任何一条生命。”

当然，撇去更深一层的关系不谈，毕竟得罪他的人，不是这些作古的人，他实在也没必要拿他们出气。俗话说得好：冤有头，债有主，他向来是恩怨分明的，绝对不会找错人。

尽管姨丈强行将他送进疗养院，尽管软弱的阿姨没阻止他，但他都不会怪他们，毕竟在他和沁晔的事情尚未爆发之前，姨丈和阿姨对他的关爱是真切而不虚假的。

真正将他推入地狱里的人……是陆以织和侯沁晔。

“那你会直接找他下手吗？”焦御飞有些担忧，事实上，当初他和侯沁晔的交情也不错，若没发生那件事，他也不会至今不曾和他联络。

不过，他仍是不愿相信，侯沁晔竟会背叛了斐懿。

毕竟当时他们的爱是火热而盲目的，眼底根本放不下其他的人；而他们会变成今天这种情况，他至今仍是匪夷所思，不得其解。

“不，我先找陆以织。”斐懿的眼微微的眯起。

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甚至快要记不起她长什么样子了。

她，曾经是他最疼爱的妹妹……

“为什么？”

“因为我要利用她把沁晔诱出来。”当然，也因为她是沁晔最爱的女人，他当然得瞧瞧她了，是不是？“而且，我知道她最近就会自己找上门来。”

他太了解她了，因为……他是她第一个男人……

***

“该死!”

陆以织一看到业务部经理所呈上来的报告，不禁气得将那份没有成功的合约书扔到地上去。

“怎么了？”

刚走进办公室里的侯沁晔忍不住皱起眉头，为她捡起那份文件。

“是谁准你捡起来的？”瞧他又不识相地将合约摆到她面前，陆以织不禁指着他的脸怒骂。

“全都是你，什么事都不会，就连一份合约都挣取不来，我看你还是滚回家里当个家庭主夫算了，干嘛来这里丢人现眼！”

年初，陆煦过世后，整个捷劲集团由陆以织正式接管，不到半年的时间，整个营运衰退得可怕，历久弥坚的捷劲集团，眼看就要在陆以织的手上拱手让人了。

这也莫怪此时的陆以织会像是个歇斯底里的泼妇，用纤指指着她的丈夫，便是一阵怒骂。

“又是谁得罪你了？”

侯沁晔叹了一口气，将几份客户的退货单放到她面前，要她好好地把她之前批准过的价单再看一遍。这种荒唐的价目也只有她批得出来，也难怪长年合作的老客户不愿再续约。

“这是什么东西？”陆以织正在气头上，望着退货单，又是一阵臭骂：“你到底是怎么办事的，怎么连这么一点小事也做不好？”

该死，他是存心要把她逼死不成，难道什么事都得经由她的手吗？他就不会试着帮她吗？

“是你把价格提高，也难怪他们要退货，宁可赔违约金，也不愿意再合作下去，甚至是下年度的续约。”侯沁晔咬牙将怨气往肚里吞，有时他真的怀疑，是不是自己把她给宠坏了。

陆以织难以置信地看着上头的估价单，又破口大骂：“我不过是看错数字罢了，他们就退货？他们也不想想，当初如果不是我爸爸，他们现在还能在业界里生存吗？”她顿了顿，再把矛头指向他：“还有你，就是因为你都不肯帮我的忙，现在才会出这种纰漏。”

“是你不要我插手管的，难道你忘了？”侯沁晔淡淡地笑着，忍不住又提醒她一句：“你还真的是贵人多忘事。”

陆煦一死，她就迫不及待地将所有的权力一手掌握，活像是怕他霸占了她仅剩的家产似的。

今天捷劲会落到这个下场，全是她咎由自取。

“可是……”明知是自己理亏，她仍是拉不下脸，“可是你看到我那么忙，难道就不应该主动帮我吗？”

侯沁晔不语，因为他实在太了解她的个性了。她的性格既火爆又不讲理，思想只绕着自我走，就算真要跟她辩，他也没那个本事辩赢她。

就如当年，她明知道斐懿不会爱她，所以她硬向陆煦提出要他娶她的要求，原因只在——她得不到的东西，她也不会让给斐懿。

她可以为了拆散他和斐懿，把自己的婚姻一并赔进去，这样极端又疯狂的她，令他心怜……

“对了，我有一件事情要你去办。”瞧侯沁晔没顶嘴，她的气也消了一点，于是她便想起了一件之前计划的事。

“什么事？”

“替我走一趟擎飞。”

“擎飞？”侯沁晔不禁一愣。他们和擎飞虽属同一种企业型态，但是碍于当年的事情，他已和焦御飞失去联络了，为什么她现在会提起这件事？

“为什么？”

“因为焦御飞把我今年最渴望拉拢过来签约的美国实业社给签走了，我要他让出一半的机会给我，凭你和他的交情，他一定会帮你的。”陆以织大言不惭地说着，仿佛已经忘了当年那件事。

“我不去。”黝黑而苦涩的眼眸不动声色地垂下，他不愿再看见和斐懿有关的人，更何况焦御飞没有必要让出一半的机会给她。

“你不去的话，我们就要宣布倒闭了，难道你忍心看爸爸的事业毁在我的手中？”陆以织不敢相信他竟敢违背自己的意思。他向来不是最听话的吗？即使是当年，他也没吭一声就离开了斐懿，为何……

“以织，别太过分了。”侯沁晔冷冷地抬起眼，阴鸷地瞪视着她。“捷劲会走到今天的局面全都是你自己造成的，你没有权利要我帮你收拾烂摊子。”

“可是……”

“没有可是，你自己做的事，要试着自己去承担，我是不可能会帮你的。”侯沁晔双手环胸，俊秀的脸庞带着薄怒。

陆以织瞪大杏眸，过了半晌，才漠然地说：

“自己去就自己去，我也不一定要靠你这个没用的男人!”她冷冷地讥刺暗喻着他的无能，随即又加上一句：“把你那一头长发剪掉，免得老是有人在我的背后说我的丈夫不像个男人。”

话落，她如一阵狂风扫过般离去，只剩下侯沁晔一人在办公室里。

他的手往后爬梳过扎成马尾的发丝，不禁扯起一抹苦涩的笑，一份不为人知的怅惘。

·精彩内容载入中·

第二章

·精彩内容载入中·“以织，你的动作太慢了吧……”

侯沁晔一见到加长型的礼车停在他家门口，把书包往后一甩，走到车门边敲着玻璃窗，一脸恶色。

“人家今天起得比较晚嘛，懿呢？”陆以织打开车门，却意外的没有见到从来不曾缺席过的斐懿。

“他等不及了，所以先走。”侯沁晔一屁股坐进去，没好气地说着。

这也不能怪斐懿，实在是以织的动作一天比一天还要慢，真的是令人感到无法忍受；因为他的爸爸是以织爸爸的下属，所以即使他很不愿意等，却也不得不等，不过斐懿可就没有这种好兴致了。

“他怎么可以不等我？”

陆以织任性地嘟起唇，潋滟的眸子瞅视着他。

“如果你下次动作快一点的话，我想他应该会有多等你两分钟的可能。”侯沁晔客气地跟她说。

真的不是他在说，随着年龄的增长，通常到了羞涩的青春期，再怎么黏腻的青梅竹马，都会因性别差异的尴尬而分开一段时间；但是她陆大小姐不但没有这个征兆，黏人的功夫更是登峰造极，甚至黏到高中来了。

“你应该要跟他说，叫他再等我一下的。”陆以织习惯性地将怒气发泄在侯沁晔的身上。

因为他和斐懿最接近，不但可以每天和他一起上下学，又住在同一个屋檐下，这一切都让她妒忌，而且斐懿对他的好，更是令她深恶痛绝。

“我为什么要跟他说这些？”侯沁晔不悦地皱起眉头，清秀的脸庞上蕴酿着不满和古怪的情绪。

“因为你爸爸是我爸爸的属下，所以你帮我做一点事，也是应该的。”陆以织说得极其理所当然。

“而且当年斐懿原本是要到我家来的，却被你妈过分的强留下来，我已经算是很委曲求全了。”

“真不知道这是哪门子的话。”侯沁晔不禁嘟哝着，只觉得以织任性的程度，随着年龄的增加，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你说什么？”陆以织望着他念念有词的脸，随后又补了一句。

“反正我不管，你下次一定要帮我，否则我要叫我爸爸降你爸爸的职。”

侯沁晔随口应允，心里却暗暗打定主意，绝对不让斐懿和她交往，因为她的个性是没人受得了的，所以他不想让她接近斐懿；就算斐懿要交女朋友，现在才高二也太早了，还不是时候。

他太清楚斐懿的个性了，他绝对不会在立业之前先成家的。一想到这一点，他便不自觉地露出笑脸。

或许某种异样的情愫正因为迂回曲折的成长过程早已烙下，他却不自知……

***

“懿，你在看什么？”

远远地看着斐懿靠在走廊边的栏杆，聚精会神地望着下面的操场，陆以织悄然地走到他的身旁，蓄意吓他一跳。

可惜她失望了……

“以织，你怎么又来了？”斐懿连视线也没移动，淡淡地斥责了她一句。

他真是佩服她，她怎么能够在每一堂的下课时间，由对面那栋一年级的教室跑到遥远的这一栋来，只是为了和他说几句话？

“我想见你呀……”陆以织爱娇地窝在他身边，一点也不在意周遭刺如针芒的视线。“谁教你今天又没等我。”

“我说过了，以后我自己上下学就可以了，干嘛还把你国中时候的那一套搬出来？我们都已经不是国中生了！”斐懿仍是淡淡的口吻，勾心摄魂的眼眸始终没有落到她身上。

“人家不管嘛……”陆以织嗲喊着。

过了半晌，一直等不到斐懿的回应，她纳闷地抬起头，顺着他的视线落在操场上，望着正在踢着足球的一群人。不知道怎么搞的，她很快地便找到了侯沁晔的身影，心里不禁警铃大作。

“懿，你该不会是喜欢上沁晔了吧？”

“胡说！”

斐懿转过脸来，俊美而惑人的脸庞相当的不自然，这样的神

情让陆以织心生疑惑，她不过是开个玩笑罢了，难道……

***

陆以织坐在总裁办公室外等待着秘书凌灵的联络，一颗心怦怦地急剧跳动着，隐隐约约像是在告诫自己，仿佛将要发生什么事似的。

“陆小姐，我们总裁请你进去。”凌灵淡淡地笑着，纯粹是业务上客套式的笑容。

陆以织冷冷地睨了她一眼，做了个深呼吸，随即推开大门走到里头去。

“好久不见了，陆小姐。”焦御飞淡笑着，亦是一派客套。

“好久不见了，御飞。”

陆以织努力地绽放笑容，想要热情地拉近彼此的距离，岂知，焦御飞不给她机会。

“不用跟我客气了，陆小姐。”虽然他们也算认识，但焦御飞

仍是选择了最疏离的称呼，毕竟他们并不是那么地熟。“陆小姐今天到这儿来，一定是有什么事吧？不妨直说。”

“我……”

听见焦御飞对她陆小姐喊个不停，也没特意提到侯沁晔，她便知道他一定还记得当年的事。

可是她岂会因为他的疏远而放弃今天来的目的？不会的，因为她陆以织向来不知放弃为何物。

“我听说你最近到美国接洽了一笔生意是吧？”找不到更完美的表达方式，陆以织只好开门见山地说。

“是的。”

焦御飞表面上不动声色，暗地里却十分佩服斐懿的神机妙算。果真如他所料，她真的为这件事找上门来了。

“我想……”陆以织咬了咬下唇，实在是想不出有什么更好的说法，“我想你能不能……”

“如何？”

陆以织望着他客套的笑容，请求的话始终哽在喉头硬是说不出口。她没有求人的习惯，而且这一辈子，她也只求过一个人而已，所以累积的经验不够，实在令她难以启齿。

“我想……”算了，她向来不是个扭扭捏捏的人，她豁出去了。“我想你能不能把这一次到美国去所谈成的案子，分出一半的机会给我？”

“这太强人所难了。”焦御飞边摇头边苦笑着，实在是佩服这位千金大小姐的天真无邪。

天底下要真有这么好的事，铁定不会有战争的发生，全世界的人民都和乐融融地生活在一块，达到世界大同的境界了。

“或许我们可以以物易物？”她竟天真得想以股票兑换。

“有点困难。”

“我不管，我一定要一半的生产机会。”陆以织望着焦御飞该死的笑脸，不禁又气怒地搬出她大小姐的脾气来。

“以织，你怎么可以这么任性？”

冷不防地，她的背后传来一道诡谲又低沉的嗓音，吓得陆以织瞪大了杏眸，却没有勇气转过头看看来人。

是他吗？

他怎会在这里？

他不是在七年前便失去踪影了，为什么他会出现在这里？

“以织，你在怕什么？”低柔而又摄魂的嗓音，像是裹了一层糖粉似的，教人难以抵抗他的魔魅。

陆以织怯怯地转过身，全身止不住的战，潋滟的眸子里除了说不出的恐惧，还有更多的惊慌失措。

“懿……”

真的是他……

“以织，我们有多久没有见面了呢？”

斐懿走到陆以织的身旁，优雅地伸出长指勾起她微尖的下巴。“你好像瘦了，是不是沁晔没有好好地待你呢？”

“懿，你为什么会在这里？”陆以织的水眸贪婪地梭巡着他不变的俊颜，但是心底却响起层层警戒。

“以织，你还是和以前一样。不管别人问什么，你总是不管，只顾着问出自个儿在意的问题，怎么，沁晔没有改变你的个性吗？”斐懿语带讥诮地说道，诡魅的冷眸淡漠而生疏地为两个人拉出一道距离。

她还是和以前一样自我，心底只有自己，永远容不下别人的想法。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陆以织眯起双眸，机伶地望向他。

或许她不会经营一家公司，但是这并不代表她是个傻子。

斐懿早已经失去联络多年，现在会突地出现，必定是为了某些事情；否则，早在她和侯沁晔结婚的时候，他就该出来阻止了。

“以织，从某方面来说，你真的很聪明。”

斐懿坐到沙发上，一派优闲地望着她顿起警戒的模样，不禁扯出一抹勾魂摄魄的笑。

“不要告诉我，美国这件案子是你要焦御飞去做的。”霎时她已将所有的事情串连在一起。

今日，他适时地出现，而焦御飞也适逢取得这件合作案，怎么看都觉得蹊跷，再怎么傻，也会发现这两人之间必定有不寻常的合作关系。

“确实是。”斐懿冷冷地说着，笑意更深。

她不想接受，他偏要告诉她事实。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陆以织怒气冲冲地吼着，随即想到……

“难道你是故意的，你明知道捷劲需要这份合约，所以要焦

御飞故意将这一份合约拦劫下来对不对？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我想这样做。”斐懿仍是缓缓地点起一根烟，似乎很享受她此时惊惶失措的模样。

“难道你以为将我击败了，你就可以把沁晔带回你的身边？”聪颖若她，岂会不知道他在打什么主意。

“我告诉你，沁晔是不会回到你身边的，因为他爱我，他不可能背叛我的。”

“他可以背叛我，也一样可以背叛你。”斐懿不以为意。

“你和我可是天壤之别，是全然不一样的身体与性别，他不可能舍我取你。”陆以织傲慢地吐出冷而恶毒的话。

“那……你的闺房生活，过得可快乐？”斐懿狷狂地笑着，像是不可一世的生者。“沁晔对你会不会比我对你还来的温柔？是不是粗暴到让你始终无法沉醉其中？”

“沁晔……他对我很温柔的，他又不是你，他……”陆以织的脸色愀变，却倔强地不让他知道她的难堪。

可惜为时已晚，斐懿早已自她的神色中读出她的心思，他绝然地打断她的话：

“他明明是个对女人无法兴奋的同志，他怎么可能会对你温柔？”他不像自己可以爱男人，也可以爱女人。侯沁晔是绝不可能对她有任何性行为的，因为他只喜欢男人。

“那你就错了，沁晔已经变了，已经不再是以前的他，只可惜这一切你看不到。”陆以织不甘示弱地吼着，尽管是谎言，她也不在乎，反正这谎言，他是找不到人为他证实的。

“是吗？”吐了一口辛辣的烟圈，斐懿蓦地眯起微刺的眼眸，不知是被烟圈薰疼的，还是被她的话所刺激；最蠢的是，他明知道她在说谎，却仍因此而感到郁闷。

“那当然。”陆以织见他上当，故意继续编织着美丽而伤的的谎言。“你不知道，他每个晚上都对我多温柔……”

“以织，若是你打算用这种方式来求我给你一点机会的话，那就别怪我无情地任你自生自灭了。”魔魅的眸色更显得深沉吓人，显示斐懿的心情完全被她破坏殆尽。

“你会帮我吗？”陆以织一听，赶紧收起逞威的嘴。

“那得看你答不答就了。”再吐出一口烟，他索性将刺喉的烟捻熄，隐暗冥黯的眼眸瞟着她。

“你要和我谈条件？”

“我要侯沁晔。”

斐懿也不嗦，冷冷地将自己的目的告诉她，等待她详加考虑之后，给他一个答案。

“你要他做什么，他已经不爱你了。”陆以织听闻，绝艳的丽容狰狞得宛如地狱夜叉一般。她不会让他们两个在一起，即使是七年后的现在，她也不会给他们一丝机会。

为了他们两个人，她不惜赔上自己的青春和婚姻，不为什么，就是为了不让他们两个有再复合的一天。

“我不需要他爱我。”斐懿淡漠的说，对于她极有把握的对话，他的胸口溢满不愿让人发觉的酸涩。“我说我要他，只是要他这个人

罢了，如果你答应的话，今天晚上要他到这个地方来，我会叫御飞立即和你签下共同合约，但是如果今天晚上他没有来的话，我就知道你的意思了。”

“你是打算报复他？”陆以织蹙紧眉头，接过他递来的纸片，望着上头的地址，猜测着他话中的可信度。

“报复他？”斐懿低切而狂肆地大笑，深邃而惑人的眼眸凝睇着她。“或许是报复吧，我现在没还想到该怎么回报他对我的背叛。”

望着他诡谲的笑容，不知打哪来的寒气围住陆以织全身，狠狠地扎进心底——他真的要报复他？

她不是不知道斐懿向来是个有仇必报的人，但是她没想到他的恨意可以教他无情地向自己曾经最爱的人报复。

不过，既是如此，她也没道理不答应他的要求，反正侯沁晔之于她的意义只不过是为了防止他和斐懿在一起而已，既然斐懿已经不爱他了……那么，她当然得善用机会才行。

“好，今天晚上，我一定会要他到这个地方找你。”陆以织傲然地挑起眉头，豪气干云地说完，随即便离开了。

“你真的打算对沁晔报复？”见陆以织离开，焦御飞不禁忧心地问。

“或许吧。”

他不知道，捂着胸口的大手强烈地感受着狂恣的心跳，一想起陆以织刚才所说的话，他感觉到一股深沉的妒意像是蛰伏在他的灵魂深处，残虐地啃咬着他的思绪。

•精彩内容载入中•

第三章

•精彩内容载入中•“我不管，我要你抱我……”

陆以织一路追到侯家，窝在斐懿的房里，酥软的身子硬是往斐懿年轻的身躯偎去。

“别玩了！”斐懿气急败坏地甩开她甜柔的身子，满脸怒意。

“人家才不是跟你玩，人家是真的想要把自己献给你……”陆以织丝毫不觉得羞赧，硬是再把身子贴上去。

“做什么啊你！”

斐懿不悦地甩开她，迈出步伐往侯沁晔的房间走去，可惜他想用来做挡箭牌的侯沁晔尚未回来。

“我不管、不管啦……”陆以织嘟着嘴，硬是跟到侯沁晔的房里，强势地抓起斐懿的大手往自己的胸脯摸来，硬是要挑起他原始的感官本能。

她很恐惧，因为她清楚地看到斐懿和侯沁晔的眼神不对劲，那一点也不像看自个儿兄弟的眼神，她怕……

不行，她不能怕，从小她便打算要嫁给斐懿，她怎能让他喜欢上她以外的人？

不管是男是女，她全都不允许。

她用力地将他僵直的身躯往床上一摊，让两人双双落在床上，纠缠成一团。

“以织……”斐懿粗嗄的低喃着。

她简直是在折磨他，折磨着他年轻却又受尽苛责的灵魂；他不想碰她，也知道自己不可以碰她，但是……这个房间里全是沁晔的气息，这样邪晦而又隐冥地充斥在他的鼻息间，紧紧地攫住他野性的本能。

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像陆以织所说的，对沁晔有非分之想，但是他无法否认，因为只要他一接近沁晔，总有一股诡异的感觉在他的心中滋长，他愈是不在意，这抹情愫更是恣狂地扩散知他的心间。

他是他的兄弟，从他开始有记忆以来，沁晔便一直陪在他的身边。然而，他却可以清楚地知道这样的感情不是兄弟情谊，而是另一种更诡魅的情愫。

斐懿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可是……如果他抱了以织，他是不是就可以全盘否认这段诡谲的情愫？

斐懿打定主意后，大手便粗暴地褪去陆以织的衣裳，没有任何爱抚与多余的浓情蜜意，他径自褪去她裙摆下的底裤，全然不理睬她眼眸中的惊慌，毕竟这是她自个儿勾引他的。

他粗喘的气息，感到情欲随着两人的结合而涨满，淤塞在他的胸口，他确实享受到了初尝云雨的感官浓稠热度，但……并没有满

足。

尽管他的鼻息之间皆是侯沁晔的味道，但肉体上不平衡的接触，尽管只是引发他的生理本能，却不是深沉的感动……

“懿！”

甫回家的侯沁晔，没想到一打开自己的房门，居然会看到这一幕！

说不出这是怎样的情愫，但他只觉得心碎难忍，说不出的滞碍淤在胸口，疼得令他说不出任何一句话，刹那之间只觉得天地变色、山崩地裂，眼前的景象如幻似真，令他看不清。

“沁晔！”斐懿回首望见他，随即将陆以织推开，赶紧将狼藉的衣裳整理好。

侯沁晔愣了一刻，不敢置信地瞪视着斐懿一步步地接近自己，随即往外跑去。但斐懿的动作快他一步，只见他大手一捞，将侯沁晔往自己的房里拖去。

“沁晔，对不起……”斐懿不理他的挣扎，将他紧紧地抱在

怀里，以背抵住门板，将惟一的出口封住。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道歉，但是，一见到沁晔，他就觉得自己刚才的行为，是最该死的背叛。

“你干嘛跟我说对不起？”侯沁晔瞪着向来带笑的眼眸，怒不可遏地怒吼着。

“我……”千头万绪，杂乱无章，斐懿只能紧紧地抱住他，感受侯沁晔的热度像是阵阵幅射向他迸裂，挑起他心里按捺不住的狂情炽恋。

猛地，斐懿吻上侯沁晔微启的唇瓣，霸道而不失温柔的舌勾向他，诱引着他回应。没想到侯沁晔在呆愣几秒之后，竟开始回应斐懿的热情，反倒让他一愣。

两抹炽热的灵魂在刹那之间，迸射出灿亮绚丽的火苗。

他们不知道这是不是爱恋，但是却开始沉迷于肉体与精神上的占有……

***

“你说什么？”侯沁晔瞪大了幽邃的眼眸，不敢置信地望着他的老婆——陆以织手上拿着的合作契约书，他不敢相信焦御飞真的把一半的机会无条件地让给陆以织。

“今天晚上你就照着这张纸上头的地址去找斐懿。”陆以织斜睨着他，将白纸随意一丢。

“懿？”侯沁晔一愣，脑中轰然作响。

这个禁忌的名字，为何会在此时，再次被提起？

侯沁晔的心微颤着，却力持镇静地弯下腰，拾起那张白纸，惊悸的双眸不敢置信地望着上头熟悉却又一丝不苟的笔迹。

真的是他……他回来了？

“你很高兴是吧？”陆以织盯着他俊美的侧脸，嫌恶地斥道。“既然是个男人就不要摆出像个女人般的表情，看了教人感到恶心。”

“为什么这件事会扯到斐懿？”侯沁晔丝毫不理睬陆以织难以入耳的嘲讽，只想知道斐懿过得好不好，想知道他现在到底在哪里，

想知道……

“你用不着太开心，懿找你是为了当年的事来的，你最好别天真的以为他还爱着你。”陆以织冷冷地从他眼前走过。

“我并没有这样想，我只是想知道斐懿为何会牵扯上这件事。”侯沁晔蹙紧眉头，不悦地瞪视着她。不懂她为何总是要把话说得这么难听，难道他们当不了夫妻，就连朋友也当不成吗？

“你大可以自己去问他。”

“你明知道我……”侯沁晔的神色黯淡下来，因思念而刺痛的眼眸贪恋地滑过纸面，感受那几个字所带给他的慰藉。

“对了，你最好记得你母亲临死前交代的遗言，千万别再和斐懿有任何的瓜葛，否则……想必她黄泉之下一定不能安心。”陆以织恶毒地说道。

她就是要他认清本分，她就是偏要他去找斐懿，让他与他面对面，彻底享受着那种看得到吃不到的极致招待。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还要我去见斐懿？”侯沁晔没好气地

反问，他似乎永远也跟不上她的逻辑思考。

“因为斐懿让焦御飞签下这份合作契约的条件就是你。”陆以织简单地说明。

“你竟为了这份契约而把我卖给斐懿？”他简直不敢相信，在她的眼中，到底有什么东西是绝对重要的。

“少罗嗦了，你不过是我入赘的丈夫罢了，我说什么你就得做什么，但是，你最好记得，千万别和斐懿有太多不应该的接触，否则……”陆以织点到为止，其他的，相信不用她说，他也应该明白。

侯沁晔淡漠地苦笑，忍不住要嘲笑着自己的人生，全被她一个人搞得七零八落，不成章曲。

此刻，只想知道斐懿的下落，只想知道他到底过得好不好，至于见面……还是别见面的好，他知道他绝对不会原谅他的，因为是他背叛了他的爱。

他不懂，为什么他要为其他人付出自己的一生。

***

侯沁晔拿着陆以织给他的住址，来到斐懿住处的门口，却始终提不起勇气按下电铃。

他抬眼望着这间独栋的房子，突地想起这里是斐懿的老家，是他们原本的家。侯沁晔记得在他很小的时候，曾经和父母来过一次；还有，在大一那一年，斐懿也曾经带他来过。

原来他回来这里了……这里有他们曾经描绘、刻划过的未来，他们预定在这里完成梦想，甚至在这里终老……

可是，所有美丽的远景他们还没来得及共同参与，便被他自己一手摧毁了。

然而，这么多年不曾联络，现在要他独自进入这幢充满美好回忆的房子，真的是有点举步维艰，一直到现在他还不知道自己该以什么样的表情面对他。

曾经以为这辈子不会再见面，不会再有交集的，但是……世事浮沉如转盼，向来由命不由人。

无奈地叹了一口气，侯沁晔才想按下电铃，却见到门内的庭

院里闪出一抹身影，伸出的长指不禁停在半空中。

“你来了。”斐懿望着他，淡淡地笑着，诡魅的眼眸却贪婪地直在他身上梭巡，灼痛了他的眼。“你的头发长了，我差一点认不出你。”他甚至还不知道该用什么话与他寒暄，他却已经……

“进来吧。”斐懿打开了门，等着他走进来，过了半晌，却发现他还愣在原地。“怎么了，难不成要我抱你进来吗？”

斐懿讥诮地说着当年曾经说过的戏言，随即看到回过神来的侯沁晔迅速地步到里头来。

“这里还是和当年一样……”侯沁晔心中不胜唏嘘。

这里仍是保持着他那时所看到的模样，一点也没改变；若硬要说有变的话，变的也只是人心，他已经不是当年的侯沁晔，而他也不再是当年的斐懿。

“感伤吗？”背后传来他挟带嘲讽的讪笑，令他不由得转过脸望着他，冷不防地，他的吻火热地烙下……

斐懿的手霸道地擒住他的后脑勺，渴求的舌已然探入他的口

中，迷乱地摸索着他的齿列，粗暴地要求他的回应，排山倒海的欲望随之狂悍地撼动侯沁晔的心神。须臾，他竟迅速的放开了他，结束了久违的吻。

“我是否勾起了你的欲望？”斐懿粗嗄地低喃，靠在他颈窝上的唇，有意无意地轻啄着他。

“住手，我今天来找你不是为了这种事！”侯沁晔喘着气低吼，旋即将斐懿推离，并退开好几步。

不，他曾经错一次了，他绝对不能错第二次了。

“以织没有告诉你，我要你来便是为了这种事？”斐懿氤氲的眸子一沉，宛如没有星辰的夜空，暗沉而透不出任何光丝，不禁令侯沁晔打了个寒颤。

他大步地走向他，挟带着诡邪而不容拒绝的气势来到他的面前，将他圈在墙和自己之间，霸戾地拉扯着他的衣服，解开他的裤头并拉开拉链，然而却被侯沁晔推了一把，下一秒，他立即又狂佞地趋上前去。

“我还记得你喜欢的感觉，所以不会让你感到疼痛，你用不

着这么紧张。”斐懿森邪地笑着。

“你也有意思的，不是吗？”他平视着侯沁晔微拧的眉头，霸气的舌舔过他微启的唇，来到他敏感的颈窝，恣意地喷洒着灼烫的气息。

“我不是……”感受到他炙热的大手所传导过来的热情，侯沁晔不禁闷哼了一声，即使闭上眼，也拂不去这意乱迷情的欲念纵横。

“不，你不可能违背我的，我还记得你每一个敏感的地方，记得每一个可以激起你热情的地方……”斐懿轻喃着仿如鬼魅的代语企图掳掠他的意志力，随着他的舌尖下移，侯沁晔几乎要失去理智。

“懿，不要……”

侯沁晔咬牙闭上眼，不愿去看他魅惑的姿态，双手紧抓攫他浓密的发丝，想要抗拒斐懿过分的侵略，却又眷恋他深情的舔吻，迷醉他强而有力的齿列和吸吮。

“住手、住手……”侯沁晔的身子往前一倾，身体向内弓起，感觉到微微的痉挛不断在体内流窜。

“我让你满意吗？”

侯沁晔一咬牙，再也说不出任何话语，如山壑分裂两侧的胸膛剧烈地起伏着。

“我知道以织不可能满足你，当然你也无法让她快乐，因为你根本就无法接受女人、无法拥抱女人。”他低嗄的嗓音急切地诉说着，打算一次击溃他。

侯沁晔坐在地板上喘着气，用双手遮住自己的脸，不敢再瞧他一眼，只觉得羞愧欲死。他以为他不会再动情，但是……

“舒服吗？”斐懿蹲在他的身旁，邪气地笑着。

侯沁晔一抬眼，便对住他那深沉而炽烫的眼。

侯沁晔羞赧地望着他，许久也说不出一句话，只能愧然地闭上眼，想要赶快把刹那间的颠峰快感褪去。

“走吧，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员工，今天晚上，就有你该做的事。”斐懿意味深长地睨了他一眼，随即站起身。

“什么工作？”他蓦地出声，才发觉自己的声音仍停留在欲念冲击后的低嗄。

“去了你就知道，走吧。”斐懿拿出车钥匙，自顾自的往外走去。

他的报复才刚揭幕，他会让他知道，他不应该背叛他，不应该用那么残忍的手段报复他纯然爱他的心。

•精彩内容载入中•

第四章

•精彩内容载入中•灰暗的空间里，弥漫的麝香气味混杂着低切而隐忍的闷哼，诡谲而滞碍地游走在周围，搅人心神。

“懿，我们这样子算什么……”

两个赤裸的少年在房间里低吟着，夹杂着模糊不清的话语，淫秽而放荡地回萦在两人的世界中。

“不知道……”斐懿粗嗄地说道，湿热的舌在他细嫩的肌肤上烙下一个个属于他印记的烙痕。

他们只是两个偷尝禁果、初尝云雨的少年，还不懂得什么是爱，还不懂这样的禁忌行为代表什么，只知道探索彼此的身体，以及承受着彼此所带来的压力。

“懿……”

侯沁晔拧着一张俊脸，坐在床沿，任由坐在地板上的斐懿在他的身上恣意掀起狂潮怒欲，点燃一波波诡谲的火焰。

他的手滑过斐懿的发丝，感受短短的发丝扎刺着他的指尖，幻化为一阵阵催情的激素。

“懿，我们算是什么关系？”侯沁晔略微移动身体抱住他，让两副年轻而美丽的躯体叠在一起，感受彼此的心跳。

“不知道。”

他不打算探讨这个问题，因为他们承担不起落幕时的心碎与折磨。“只要我们现在在一起就好了……”

***

斐懿驾着车，在朦胧的夜色中，驶入市区某栋大楼下方的停车场，停好车之后，带领着侯沁晔搭上直达电梯，往地下更深一层而去。

电梯门一打开，随即见到四、五个穿着类似服务生的人站在电梯口查询身份；他们见到斐懿立即弯下腰，态度恭敬而真诚，不禁令侯沁晔怀疑，斐懿在这里的身份应该不低。

果真——他带着他左弯右转，映入眼帘的皆是一片火红，直到像是兜了一圈迷宫似的，才见到眼前出现一扇门，门一开，里头的人旋即站起并恭敬地喊了声老板，然后迅速离开房间。

“坐吧。”

等到终于只剩两人在房间里时，斐懿淡然地招呼他。

侯沁晔望了望这偌大的空间里全然纯净的白，和刚才火焰似的长道，有如天壤之别。登时也觉得眼睛舒服多了，他随意地在一排面对着墙壁的沙发椅上坐下。

“想喝什么吗？”

见他默不吭声，斐懿也不以为意，径自问他。

“不用了，你不如直接告诉我，带我来这里要做什么？”侯沁晔抬眼瞅视着他，望见他淡漠的笑，心底不禁又是一阵苦涩难言。仿若能再见一次他以往那狂傲不羁的笑容，已是一种奢求。

从没冀望两人的再次相遇，会是多么赚人热泪的场面，但也没预料到两人之间竟会变得恁地生疏而淡漠。

他们不只是爱人，除去这一层关系，他们也是表兄弟，血亲上的羁绊，不管怎么说也不该是这么浅薄得令他心痛。

侯沁晔调开视线，来回浏览房间的摆设，才发现这个房间还真是大得可怕。不过，里头的摆设只有一套办公桌椅，以及他现在坐的沙发，除此以外，什么都没有了，但是这张沙发却面对着墙壁，还真是特殊。

“你急着想工作了吗？”斐懿为自己倒了一杯白兰地，晃着琥珀色的液体走到他的面前，居高临下地睨着他。

“到底是什么性质的工作？”侯沁晔不是笨蛋，他不会傻得以为这种入夜的工作能够高尚到哪里去。

斐懿瞟了他一眼，随即走向办公桌，按下电话上头的通话键，“小奇，进来一下。”

约过了一分钟，古怪而冗长的时间过去，一位眉清目秀却看不出真实年龄的男子必恭必敬地来到斐懿的面前。

“小奇，可以为他安排什么工作吗？”斐懿淡淡地说着，灼热的眼眸却紧锁住侯沁晔，没有一刻移开。

“有是有，不过……”名为小奇的男子睨了侯沁晔一眼，随即又说：“今晚是迷醉之夜，若是让一个生手上阵，可能比较不妥。”

“今晚是迷醉之夜？”斐懿愣了一下，随即又说：“没关系，你先下去，这里让我处理。”

小奇走出房间后，斐懿便走到侯沁晔的身边坐下，按了沙发扶手下方的隐藏式按钮。

“要你来工作，也该向你介绍一下工作内容，你说是不是？”

侯沁晔不懂他的意思，却在下一刻被吓得目瞪口呆——眼前

偌大的一整片墙，转瞬间竟然变成一片透明玻璃，可以清楚看到窗外的景致。

“放心，这是魔术镜，外头的人并不知道我们在这里，而你也是第一个被我允许在这里观看这一切的人。”斐懿噙着诡魅的笑，如他所料地在侯沁晔的脸上看到了难以置信的惊惶失色。

“我们刚才所走的迷道，便是这个大厅的外围走廊，也就是如此，这个大厅才能容得下这么多人。”

侯沁晔不敢置信地望着眼前上百个男女，在他的面前恣意地杂绘成一幅世纪末颓靡淫秽的画像。

这是怎么一回事？

望着这一群男男女女毫不知羞耻地裸露身体，恣意地和身旁的男人或女人杂交成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堕落景象……

但，待他仔细观察之后，侯沁晔顿时发现里头每个人的双眼全都是失焦的，而这只代表着一种意思……

“没错，他们是嗑药了，而药则是由我供应的。”斐懿像是早

猜出他的纳闷。

“你疯了？”

侯沁晔倏地站起身，不敢相信他真的这么做；他知道七年的历练可以改变一个人，但是……斐懿的改变未免太疯狂了！

“是，我疯了，自七年前的那一刻起，我便已经疯了。”斐懿挑了挑眉，噙着冷冷的笑，诡谲莫测地睨着他。“饶是一个正常人，被关进了精神疗养院那种地方，想不疯狂都困难吧，而这一切……全都是你赐给我的。”

“精神疗养院？”侯沁晔登时一愣，难道……斐懿失踪了那么久，是被谁给关进了精神疗养院？

“我不知道，没有人告诉我……”

“你不知道？”他笑得更是恣狂得令人惊惧，一口将手中的酒饮尽，随即将酒杯甩落一旁，碎裂一地的玻璃碎片，仿如他当年破碎的心。

“你知不知道那是个什么样的地方，你知不知道那里住了什

么样的人？每天当我眼睛一睁开，总是有一群古怪的人说着一堆古怪的话。每一个看起来正常的人，实则全都坏在脑子里，因为他们不想认清这个世界。

而我呢？当我恐惧地想逃离时，却被一批孔武有力的护佐给逮回来，又是拘禁服，又是镇定剂，将我紧紧地绑在床台上，全然将我当成疯子看待。慢慢的我也以为自己疯了，以为自己所掌握到的幸福全是假象、全是虚幻的，只是我的寂寞所延伸的幻象罢了。”

他几乎要分不清真实与虚幻的交界在哪里？倘若可以，他宁可疯了，他宁可自己真的是疯了……

要他孤独地面对一个人的人生，倒不如让他也疯了，他不愿意看清这个残忍的世界。

“懿……”侯沁晔瞪大了黑白分明的眼眸，不敢相信自己所听到的一切。

原来爸妈不告诉他斐懿的下落，是因为他们把他送到了精神疗养院？

他们怎么可以，怎么可以这么泯灭人性地对待斐懿！？他只

是爱他而已，他没有错……

为什么这个世界这么大，却残忍地不愿分给他们一点空间？

到底要把他们逼迫成什么样子呢？

“但是我毕竟还是清醒了。”斐懿猛地擒住他的下巴，一双赤红的眼眸里诡邪难辨，宛如地狱的恶鬼般骇人。“所以我忍辱负重，当我一离开那个鬼地方，我立即将我父母当年遗留的保险金拿出来，‘魅’也因此产生。”

“可是你不应该这么做，使用毒品是不对的，你怎能……”

“那又如何？这里可是我的王国！”斐懿暴吼一声，神色狰狞而诡厉，像是已面临了崩溃的临办点。

“你看，这些人全在压抑着自己，全是因为这个社会所教导的世俗而压抑着自己的本能，遏阻自己找寻真爱的机会。

这里有男有女，而我纵容他们恣意地寻找所爱，不管是男与男、女与女，我赐给了他们一个不会迷惘的圣土，让他们可以在这一片土地上吐露自己被封印的情感，任他们恣意地宣泄他们的热情，直

到他们筋疲力尽。

你说，我有错吗？上帝既然不愿意为我们开启另一扇门，就让我来权充上帝的地位，为这悲怆的人间开启另一扇门，开创一片会接受他们存在的地方！”

斐懿说得义愤填膺，邪美的俊脸扭曲而变形，侯沁晔惊惶地望着他，心底却仿若破了个洞，为流不出的泪，找寻另一道发泄的出口。

他不知道该如何劝导他，毕竟这个错是自己铸下的，斐懿今天会变成这般颓靡疯狂的模样，他是背后的始作俑者……他没有任何的立场与他沟通，更没有权利要求他停止这一切。

当时的他，到底是受到了多大的伤害？而他的父母到底隐瞒了他多少事？这全是他不能想象的……

过了半晌，诡异而邪魅的氛围渐淡，斐懿整理完自己过于激动的情绪，才缓缓开口：“我给你两个选择，看你是要在我的身边服侍我，还是要到大厅服侍这群饥渴而糜烂的男女。”

侯沁晔愣愣地望着他，却不知道他这样说的用意到底是什

么？

“你以为我还爱着你？”斐懿真的是太了解他了。“我要你服侍我，是要你把你欠我的全还给我，你千万不要自作多情，以为我还恋着你，因为……我是不可能再爱你了，绝对不可能！”

是的，斐懿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心，在见到他的那一刻起，又开始躁动不安。

斐懿的话犹如当头棒喝，霎时敲醒了侯沁晔模糊而杂乱的思绪。斐懿说对了，在那一刹那，他真的以为他还会爱他，以为他对自己仍会有一点留恋的……

真是太可笑了，他明知道两个人从七年前的那一刻起，便绝对不会再有任何交集了，他为何还执迷不悟？

况且，他也不能爱他，因为他必须遵守母亲的遗言……

“你决定得怎么样？”斐懿希望他会选择自己，但这绝对不是私心，绝对不是迷恋，他只是想要折磨侯沁晔，只是想凌虐他罢了，绝对不会是因为他还恋着他……

斐懿诡谲的眸子局促不安地斜睨着他，等着他告诉他最后的决定。

“我……还是到外头去吧。”他苦笑了一声，黝黑的眼眸直视着斐懿愀然变色的俊颜。

多待在他的身边一刻，他便会自私地贪恋斐懿一点，便会情不自禁地想要寻求他的慰藉，毕竟他还是恋着他的……

但是，他已经没有爱他的权利和机会了，所以他必须为自己做过的错事弥补，尽管过去的决定，都是他自以为是的为他好。

他知道尽管他说破了嘴想解释自己的本意，但错误已然造成，时间也不会倒回，更无法抚平斐懿这七年来所受过的罪。

让他来偿还这些过错……这一次他不会再选择错误了，毕竟这样子对两个人都好。

“你宁可服侍外面那群人，也不愿意服侍我？”他不相信，他竟然做出这种决定，竟然不愿意碰触他？

心底像是被针刺到似的疼楚，一针一针残忍而无情地扎入斐

懿的心底深处，拧碎了那抹渴望爱恋却不自觉的灵魂。

见侯沁晔确定地点了点头，他也不再多说，反正这也是他原本的打算。

“好，那你现在从另一扇门出去，立刻消失在我的眼前，明天以前，别让我看到你！”

即使心痛如斫，心碎如绞，他仍是不愿意承认这样的疼楚是来自于侯沁晔无情的拒绝，更不愿意相信自己仍执迷不悟……

•精彩内容载入中•

第五章

•精彩内容载入中•“懿，不要在这里……”侯沁晔低嗄的嗓音自体育器材室里传出，却被室外正在奏乐中的国乐声掩盖。

“放心，没有一个人会在毕业内礼上跑到这里来的。”

“懿……”侯沁晔粗喘着气，以大手抗拒着他的侵略。“总该要换人了吧，每次都是你主动，我也想……”

“懿……”即使已低喘着，他仍是不放松地想要自他刻意制

造出的欲念中挣脱，他不想永远屈于被动的角色。

斐懿和陆以织之间的事，令他很在意，他想要扭转彼此间不知何时便开始偏颇的角色扮演。他们都是男人，但是没有人规定被动永远都是被动，他想要试试不一样的滋味，不管他允不允许。

“你不行……”

“为什么？”

侯沁晔猛地将他的头推离，不让他的侵略荒唐到不可挽回的局面。

他是个男人，他也会渴望他的身体，他也会想要他，这全都是正常的，他为什么不愿意给他？

斐懿望着发脸娇红的侯沁晔，脸上也不自觉地浮起一抹不自然的红晕。

“是不是我做得不够好？”

“你少给我转移话题！”

侯沁晔可不吃他这一套，他明知道他的想法。

“我和以织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而且刚才我也把话跟她说清楚了，你用不着担心。反正我们也已经考上外县市的大学，以后要住宿，我就不信她可以追到男子宿舍去。”斐懿全然不把陆以织当一回事。

“是吗？”他相信斐懿，却不相信以织会那么轻易放弃。“不过，我还是要你为我献上你的身体……”

他将斐懿一推，把他自背后架在前方的墙上，大手便迅速解开他腰间的束缚，长指自舌上滑过再推入他紧密的甬道中。

“沁晔，不要……”斐懿想推开他，却发觉他近来的力道突飞猛进，才想起先前他加入足球社，不断自我训练，难怪即将要压过放学社的自己。

“当初我说不要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听我说？”

“该死，好痛!”斐懿紧咬住牙，难以相信沁晔竟能忍受这种痛楚，紧靠在墙上的双手不禁紧握成拳。

“你爱我吗？”侯沁晔粗喘着气息，将厚重的喘息喷在他的耳际。“会永远爱我吗？”

“会……”斐懿隐忍着将他活生生撕裂的痛楚，应和着他，等待着痛楚褪去，让真正的喜悦降临。若不是爱他，他又怎能接受这种事？

他喜欢男人也喜欢女人，但是他知道，他将是要伴他走过一生的人。

他们像是沉沦于肉体欲望的奴隶，强烈的渴望迫使着他们接触彼此的身体，探向更深的渊薮，堕入无法自拔的情欲天地。但，若是没有深厚的感情为基础，又怎会这么肆无忌惮地沉沦？

他们用肉体的接触探索爱，用彼此的心跳猜测着对方的爱情，摸索着爱情的影像，在心底镌下爱情的模样。

但，这狂情炽爱的眷恋，如晚霞缤纷而眩目的浓艳，若是爱得太狂，便宛如沉入地平线下的彩霞，取而代之的是逼近死亡的暗冥空寂……

***

靓魅 PUB

“懿？”正在整理吧台的文沛儒一见到许久不见的斐懿，不禁热情地放声呼喊着他，让他享受满室的注目。

“好久不见。”他淡淡地回应着，在吧台边坐了下来。

“我还以为这一家店已经是我自己一个人的了。”文沛儒自动地为他送上一杯他最爱的白兰地，免不了对他一阵讥讽。

靓魅，光是听店名，便知道与斐懿所创的魅有点关联。

没错，靓魅 PUB 是由文沛儒和斐懿共同出资的，但是到了最后，却只剩下文沛儒一个人处理整家店的营运，而斐懿不但从不过问也很少来，也难怪他只要久久现身一次，便要接受文沛儒的讥讽。

“喂，请两位别忘了我的存在好吗？”坐在吧台边很久的印炽终于忍不住地开口。

“怎么你又来了？”斐懿佯装不悦地蹙起眉头，似笑非笑地

点起一根烟。“你到底是哪门子的老师？可千万别误人子弟。”

“这是你对许久不见的老朋友该有的态度吗”印炽低吼着。

开玩笑，他都没怪这个不解风情的斐懿破坏他美丽的夜晚了，他倒是先向他问起罪来了，这到底有没有天理？

“喂，懿许久才来一次，你别用你的大嗓门把懿给吓跑了。”文沛儒眼见这两个人又要斗嘴了，不禁赶紧出面排解。

“懿、懿、懿，到底谁才是你的亲密爱人呀，开口闭口都是懿。”印炽不禁嘟哝着，怕这个让他吃尽苦头的人，又要阵前倒戈了。

“够了你。”文沛儒懒得和他抬柜，转而问斐懿：“你最近怎么了，我听御飞说，你最近很忙。”

“是忙了点。”斐懿随意回着，显得有点意兴阑珊。

“忙什么？”印炽不知死活地又想轧上一角。

“忙着报复。”他淡淡地说着，登时发现两双炽热的眸子不约而同地迸射出诡厉的光芒。“怎么了？”

“是沁晔吗？”文沛儒小心翼翼地问，反倒是在一旁的印炽显得安静多了。

“没错。”他不甚在意地说着，仰头将手中的白兰地一饮而尽。

是的，他确实是在报复，他想要把侯沁晔放在那一堆可怖的饥渴男女之中，彻底糟蹋他的肉体与灵魂，但……他却无法忍受，无法忍受看到他窝在一群男女之中，恣意地作践自己的身体。

该死，他不是无法忍受，他只是……只是不想看见他那一张堕入肉欲浮沉中的俊脸，只是……有一种很陌生却又异常熟悉的妒火，在胸臆间肆虐地颠覆他一直不愿意承认的情愫。

怎会如此，他明明是恨他的，为何……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明明是爱着沁晔的，不是吗？”文沛儒张着一双不解的眼，不敢相信他竟会对侯沁晔采取报复手段。

斐懿是那么地爱他，甚至在迷乱神智的那一刻，他仍记得侯沁晔之于他的意义，那样炽烈的感情，为何非要走到今天这一刻？

这实在是一点道理也没有。

“我不爱他。”斐懿微皱起眉头，不悦地否定。

他不想再思考这个问题，不想知道自己是否仍对他有着当年的情感；他不会爱他了，不再爱他了……没有一个人在面临这种生不如死的背叛之后，还能够原谅对方，甚至仍眷恋着对方。

倘若他真的这么做的话，他就太愚蠢了。

“你怎么可能不爱他？”印炽淡淡地笑了一声。“我记得那时我和御飞、沛儒去见你的时候，你可是信誓旦旦地告诉我们，说你会永远爱着他一个人的，直到现在，我还是认为你是不可能不爱他的。”

斐懿对沁晔的炽恋，是他们这群死党皆有目共睹的，即使是在他被送进疗养院、在他意识模糊之际，他仍是记得他是爱着沁晔的；一场经过时间淬炼的爱恋，在彼此的心绪之间探索最真挚的情感，岂是如此容易说忘就忘？

虽然他和斐懿之间，常常只有逗嘴的份儿，但是……斐懿的热情与不羁，是他最欣赏的，所以他也肯定，斐懿与侯沁晔之间，不可能那么简单便划下句点，从此毫无瓜葛。

“我忘记了。”斐懿苦笑着，他真的忘了。

不知道是他刻意遗忘，还是服用过量的镇定剂，他的脑海里有着一大段的空白，一段不管他如何回想，都无法填满的空白。

“怎么可能会忘记？”文沛儒只当他是在说气话。“那时你说你不记得沁晔的长相，我拿了一张五人合照的照片给你看，你看了照片之后，虽然你真的认不出沁晔，但你还是告诉我，即使有一天你认不出他的长相，你仍会记得这一份情感，终生不悔！”

“是我说的？”斐懿失笑，感到难以置信。

倘若那是在他热爱着沁晔时所说的话，他一点也不意外，因为他真的是那么深爱着他，但是现在……

“你是真忘了还是不愿意想起？”印炽也忍不住凑上一句话。

说真的，他十分地感谢斐懿，当年要不是因为有他向沛儒说了那句话，他和沛儒的情路才能走得如此坚强而无悔；因此，他现在的情路顺畅而无碍，他当然希望挚友也能够幸运地得其所爱。

“是真的忘了。”斐懿低喃，也不愿再想起了。

他只知道自己所承受的痛楚，全都是来自于那个他所爱的人赐与他的，所以他无法再爱他了，不想再接受这痛苦的爱。

不想再爱了，却身不由己地恋着他……

“懿，我想你应该先把事情查清楚，我认为那些事都不是沁晔做的，依沁晔的个性，我不认为他会这么对你。”文沛儒不断地回想当年的事，虽然他这七年来不曾找过沁晔，但是每当他回想起那时的情况，他就愈加不相信沁晔会是那么无情的人，反倒是以织……

“我问过他了，他没有否认。”斐懿将酒杯放在吧台上，等着文沛儒再为他倒下白兰地。

如果可以，他也希望不是他，但是……

“再查查看吧，沁晔不可能……”

文沛儒来不及说完，便被斐懿暴地打断。

“有什么好查的，这几年来，我是怎么过日子的，我相信你

一定知道!”斐懿怒红了一双诡邪的眼眸，不悦地瞪视着文沛儒。

倏地，他又想起自己似乎过于激动了，仿佛这些潜藏在灵魂里的热情，在遇上侯沁晔之后，又再次爆发。

时间的脚步走得太急切，闪动得太纷乱，令他喘不过气，按捺不住几欲灭顶的恐惧，闪掠而过的破碎画面，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杂乱得令人分不清真伪，甚至也记不起昨天，任由诡异的思绪占据他的心。

“对不起，我……我看我还是先走了。”

斐懿饱含歉意的脸苦涩地笑着，随即似一抹鬼魅般离开，留下对视无语的两个人。

“沛儒，我也不悔。”印炽深情脉脉地凝睇着文沛儒，毫不在意口中正吐露着他向来最嗤之以鼻的甜言蜜语。

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所爱，斐懿是，侯沁晔是，他们也是。

***

斐懿在外头毫无目的地闲晃了一整夜，在黯沉天色欲翻蓝之际，他还是回到了“魅”。

一进入属于自己的休息室，他便见到一抹憔悴的身影蜷伏在沙发上，乌黑的发丝如瀑布似的披泻在沙发边缘。他轻柔地走到他的身旁蹲下，不知是什么样的情愫，令他不禁战地探出大手轻抚他的发丝，情生意动的眼眸贪婪地梭巡他一脸的萧瑟，不断地暗斥自己的残酷，却又不停地警告自己怎能对他恁地心软。

大手抖颤地滑过他的发丝，抚过他傲扬的浓眉，轻触他紧抿的唇畔，令他意乱情迷地吻上他的唇。像是初尝青涩滋味的孩子，颤动地舔吻着他，探出湿热的舌，舔吻着他的唇。

“嗯？”侯沁晔蓦地惊醒，睁眼对住一双深情的眼眸。“懿？”

有刹那间的失神，他分不清眼前的男人是真实，还是梦境。

“怎么了，很不舒服吗？”斐懿冰冷的眼眸望着他苍白的脸，浓眉不禁蹙成一团，说不出的心痛。

“有点想吐……”侯沁晔无力地闭上眼，浓眉微蹙地贴在沙

发上。

当初刚和斐懿分开时，他也想过要如此放纵时，但是却受缚于自身的需求而放弃；不过他没想到当真这样恣情的放纵，居然会是这么地难受，不只是肉体上的痛楚，更是精神上的折磨。

斐懿抚着他有点发烫的额，却狠下心不去关注他的身体。

“我们走吧。”斐懿径自站起身。

“你要送我回家吗？”侯沁晔挣扎地自沙发爬起，跟在他的身后。

“你还有家可回吗？”斐懿猛地停下脚步，阴鸷的眼眸里是一片冷寂。难道他是打算回陆以织那里？他已经把那里当成他回家的地方了吗？

为什么他会娶陆以织？他明明无法拥抱女人的，不是吗？他又怎么能够爱上她？难不成他们之间是柏拉图式的爱情？

有太多的疑问伴随着他空白的记忆涌来，但是他不愿问，不想知道事实的真相，只怕真相更伤人。

“那我们要去哪里？”

“去见一个人。”

一个他真正感激，曾经真正对他疼入心坎的人。

•精彩内容载入中•

第六章

•精彩内容载入中•一声响亮的巴掌声回荡在整个回廊里。

“不要脸的男人!”

陆以织忿忿不平地吼着，潋滟的眸子里凝聚着浓烈的怒焰，像是要把眼前的侯沁晔活活烧死。

“以织，你在做什么？”侯沁晔没料到她真的跟到大学里来了，甚至毫无预警地甩了他一巴掌。

“你还敢问我在做什么，你这个不要脸的男人!”陆以织怒不可遏，眯起喷火的眸子，想要在他的脸上再掠下一巴掌。

该死，虽然他的五官和斐懿有那么一点像，但是这个样子，只会让她更想在他的脸上留下一堆印子。

他真是太过分了，居然背着她，和她所喜欢的男人在一起，甚至在毕业典礼时，在学校的体育器材室里做出那种不堪入目的事情。

他真的该死，千万个该死，就算现在杀了他，也不足以浇灭她心头的怒火！

“我到底做了什么事惹你这么生气了？”侯沁晔不悦地接住她再次落下的手，不禁有点心虚。

难道她发现了……

“你还敢问我？”陆以织瞪大眼眸，一副欲杀他而后快的模样。“你这个变态的男人！你喜欢男人我管不着，但是你怎么可以喜欢上我喜欢的男人，你怎么可以喜欢上斐懿！难道你不知道，斐懿是你的表哥，你们是有血缘关系的兄弟吗？你怎么可以和他做出那种、那种……”

不堪入耳的话语她说不出口，只好尽现在自己肢体的动作上，狠狠地又甩了侯沁晔一个巴掌印。

“你……”一种前所未有的惊惧烙在心坎上，侯沁晔心神俱碎地望着她，一颗仍沉湎于大学生涯的心霎时崩落。

以织居然知道了……

“我告诉你，我绝对不会原谅你的，我更不会这么简单便放过你！”陆以织发狠地拍打着他。“我会告诉你爸爸，我一定要他把你赶出你的家，要他跟你断绝父子关系！”

“你别这个样子……”侯沁晔紧抓住她的双手，一颗心漫无止境地坠落，像是要掉到时空的尽头。他从来没有这么恐惧着他和斐懿的未来，更没想过原来两个人的未来竟会是如此地空幻。

他只想着要爱斐懿，却忘了要考虑这个世界……原来两个人所紧握的手竟是恁地脆弱。

“你明知道懿是我第一个男人，你却跟我抢！从小到大，你就喜欢跟我抢，直到现在，你仍是不放过懿吗？你这个变态！”泪水不甘心地淌落在她绝美的脸庞。

“你最好赶快离开懿，否则……不要逼我，我不知道我会做

出什么事来！这个社会不会接受你们的，这个社会更不可能原谅你们这种变态的行为!”

“我和懿是相爱的，你不能逼我做出这种决定!”侯沁晔甩掉她的双手，心头像是被刀狠狠地划过。

为什么他们不能相爱，为什么他们注定要被这样伤害？

难道两个男人相爱便是变态，难道两个男人相爱便是不应该，如果这是不应该的事，为什么偏偏有他们的存在？既然已经有了他们的存在，为何还要否定他们的存在？

社会可以忽略他们、可以轻蔑他们，却不能否认两抹赤裸的灵魂，不能全盘否认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所留下的痕迹。

“你在闹什么？远远的就听到你在说些有的没的，你到底够了没有!”斐懿急如一阵旋风般攫住陆以织的双手。

该死，还好从这里经过的学生较少，不然这下子还得了。

“你告诉我，你是爱我的，你不可能也是个变态!”陆以织涕泪纵横地吼着，不愿相信自己深爱的男人竟然不爱她。

“我不爱你，一点也不爱你，我跟你说过了，以织。”斐懿有点愧疚地说，毕竟他曾经卑鄙地利用她的存在，来掩饰自己对沁晔过度的感情。他不想伤害她，尽管她是恁地任性，他仍是把她当成妹妹看待。

“那你为什么要碰我？”她肝肠欲断。

“因为我只是想利用你的身体告诉自己对沁晔一点渴望也没有……”

“你住口，我不要听！”陆以织狂怒地大吼，潋滟的眸里蓄满火苗，不敢相信原来自己的存在竟是如此渺小。

随即，她恶狠狠地吐出诅咒：“好，既然如此，那我就会让你们知道，伤害我，你们必须付出多大的代价！”

***

“这里？”

侯沁晔望着车窗外呼啸而过的景致，车影快速地穿掠在山间

小路，惊甫未定之际，竟发觉这个地方不就是……

“下车吧。”车子行至半山腰，在转入一扇拱门后乍然停下。

“你怎么会知道我妈葬在这里？”侯沁晔跟在他的身后，不解七年来一直没有联络过的斐懿，为何会知道三年前过世的母亲葬在这里。

“我没有和她联络，并不代表我不知道她的事。”斐懿径自往前走去，在一排排的墓地上，轻易地找出她的墓碑，显然他并不是第一次来到这里。“毕竟，她是惟一一个真正疼爱我的人。”

斐懿注视着眼前墓碑上所贴的照片，思绪不禁飞向虚无缥缈的过往，回想起在他要被送进疗养院的那一天，尽管她认为他有病，不过，他知道那些事情不是她愿意这么做，而是姨丈逼迫她做出决定的。

“妈妈如果知道我们两个一起来见她，知道我们已经冰释误会的话，一定会为我们两兄弟开心的。”斐懿认定只有她才是最疼爱他的人，这点令侯沁晔感到有点无力，但是他仍是乐于见到现在的情况。

就算有一天，他们不再相恋，他们仍旧是朋友、仍旧是兄弟，不是吗？至少他是这么认定的。

“是谁说我们之间已经冰释了，又是谁说我们还是兄弟？”斐懿侧过阴骛的眼，冰冷地注视着他强扯出的笑脸。

自七年前的那一刻起，他们已经不是兄弟、不是朋友，更不会是爱人。他们之间仅有的情愫牵绊，只有仇恨！

“我以为我们……”侯沁晔不解地嗫嚅着。

“难道你以为我们之间七年的仇恨可以只用一个晚上就可以化解了吗？你未免太天真了！”斐懿冷峻地笑道，隐晦的眼眸里不带一丝情愫。“你要为这七年付出等量的代价，直到我满意为止。”

“可是……”侯沁晔真的以为只有昨天，所以他才愿意咬牙忍下去的，但是现在斐懿竟然说……

“昨天不过是开胃菜罢了，今天开始，才是真正的沙场。”斐懿诡邪莫辨地瞅视着他，随即迈开步伐，往刚才停车的方向走去。“回家吧，待会儿你要陪我到擎飞走一趟。”

这里是亡者的圣地，他不愿意在阿姨的面前显露太多秘密，因为他实在不知道人死后是否还看得见人世间的一切。倘若阿姨在黄泉看见了这一切，一定会恨他的。但是恨他也无妨，他不会因为别人的恨意而停止自己的报复。

***

“你到底好了没有？”斐懿不耐地在浴室外头等着，双手拿着替他准备好的西装和白衬衫，心底有一股悸动的热潮。他曾经如此描绘过两人的未来，就像是现在，两人为了上班而抢浴室，而彼此可以为对方准备上班的服装，俨然是没有女人介入的新婚生活……可惜，是他自己舍弃了这一切，亲手扼杀了他们的未来。

“里头没有浴巾也没有衣服。”侯沁晔赤裸着身体靠在门板上，大手抚着有点发烫的额。

“难道你没有穿衣服不敢走出来吗？”斐懿不客气地吼着，大手捶着门板。“快给我出来，别像个娘儿们！”

“谁像个娘儿们？”侯沁晔猛地打开门，一身赤裸地走到他的面前。

该死，他一夜未眠，甚至还被迫荒唐了一个晚上，他现在只想好好地睡一觉；倘若不是知道了斐懿根本没有原谅他，他会以为他是在和他打情骂俏，可惜这一切只是他的幻想罢了。

斐懿深沉的眼眸蓦然黯淡，直视着他依然结实而无一丝赘肉的身躯，却在发现他身上被人遗留下的烙痕后，心头俨如一座初醒的火山隐隐暴动；这是一副属于他的身体，他凭什么让其他人掬饮他的甜美！

“干什么，你手上的衣服，不是要给我的吗？”侯沁晔被他瞧得觉得古怪，不禁闪躲着他炽烫的目光。

“我认为你似乎不太需要衣服。”斐懿萧瑟的眼眸瞅视着他，将手上的西装扔到一旁的地上。

侯沁晔不懂他迂回曲折的心绪，转过身便想回房里拿出他自家里头带来的衣裳。他真的不舒服，若不赶快穿上衣服的话，他保证自己绝对会在病床上度过这个冬季。

“你宁可穿那个女人为你准备的衣服，也不愿意穿我为你准备的？”斐懿斜倚在他房门口，黝黑的眼眸寒如夜星，孤傲而森鸷地凝睇着他，仿佛要将他燃烧成一团火球。

“是你把衣服丢在地上的，不是吗？”侯沁晔叹了一口气，打开自己带来的旅行袋。

“你为什么不求我？”斐懿静默如鬼魅似地来到他的身旁，将他的旅行带扔到一旁去，将他推倒在床上。

“我为什么要求你？”

侯沁晔蹙紧眉，再次感觉到他古怪的情绪，恣意地在自己的眼前泛滥成灾，可当他伸出手想抓住什么时，却又感觉到他从自己的手中滑过，松散地抓不住一丝真实。

“如果你肯求我，我就不会这样欺负你了，我就不会把你一个人放在有如地狱般的大厅，更不会允许任何人碰触你的身体，你为什么不求我？”斐懿舔吻着他的颈子，像个正沉陷于肉欲中的魔魅。

“懿……”侯沁晔低喃着，双手则不断地推拒，感觉身上的热度诡异地上升，晕眩了他的知觉。

“沁晔，你怎么了？”斐懿瞪大眼眸，大手不断地轻拍他苍白的脸庞。

“没事，只是有点累……”侯沁晔含糊不清地说着。

“什么没事，你……”斐懿猛然一愣，发觉沁晔的高烧似乎是由他造成的——他昨晚让他一次接触那么多人，他的身体会受不了，也是正常的。

他随即下床到客厅找出一些先前预备的成药，并端来一杯热开水，回到侯沁晔的身边，强迫他吃下药。

“沁晔，把药吃了。”他有力的臂膀架起他的肩。

“懿，你总算叫我的名字了……”侯沁晔迷迷糊糊地笑道，为自己的赎罪所换来的代价感到有点喜悦。

起最码，他会喊他的名字了。

“罗嗦，把药吃下。”斐懿不自然地吼着，赤裸的手臂感觉到他传递过来的高温和他的昏昏欲睡，令他更是焦躁。

他索性将胶囊含在口中，喝了一口热水，随即将口中的液体注入他的口中，强迫他把药吞下。之后，又重复了几次这样的动作，

让侯沁晔喝下一堆热开水，直到他觉得够了为止。

他将玻璃杯放在床头柜上，然后抱住他炽烫的身躯，一把拉上丝被，让两副身躯紧紧地裹在一起。

“懿，你还是有一点在乎我的吧？”侯沁晔整个人几乎虚脱，睁开失焦的眼眸也看不清他眼中真实的情绪。

“你错了，我是为了让你今天晚上能够上班，才喂你吃药的，你别把自己的身价抬得太高了，别忘了今非昔比。”斐懿无情地摧毁他的梦想，但黝黑的眼眸却真切地蓄满忧惧。

“是吗？”侯沁晔沉吟了一句，随即无力地沉入梦乡。

斐懿望着他沉睡的脸庞，双手不禁将他搂得更紧，直到感觉到他的鼻息吹拂在他的胸膛上，让他确定他真的存在为止。

该死，明明是要报复的，为何一见到他这个模样，他偏又软下了心肠，让曾经在脑海中盘旋的报复手段全都不翼而飞？

他不知道，现下更是不想探讨这个问题，只想要他好好的，在他清醒之际还能见到安好的他……

•精彩内容载入中•

第七章

•精彩内容载入中•“我们可以回我父母的家，然后先用我父母所留下来的保险金开个小公司，再取得阿姨和姨丈的谅解，从此以后，我们便可以过着像王子公主般快乐而知足的日子……你觉得如何？”

在学校，两人的宿舍里，斐懿拥住侯沁晔，躺在属于他们两人共有的床上，描绘着美丽的未来。

“嗯。”侯沁晔淡淡地应和着。

好遥遥无期又天真无邪的梦想……何谓梦想？因为是梦，且难以实现，所以才称之为梦想。

这个道理，斐懿懂吗？很难……

“你不认同我的计划吗？”

斐懿感觉到怀里的人儿并没有太多的回应时，不禁横眉竖眼地瞪视着他，佯装起生气的模样。

侯沁晔一看，不禁失笑，旋即又说出他的担忧：

“我不是不认同你的想法，只是觉得以织既然已经了我们的事，她便不可能这么简单就放过我们。”

“我一点都不在乎以织是否知道了我们的事，反正总有一天，我也一定会公布我们之间的关系。以织是任性了点，但是我想她应该不至于失去理性才对，更何况她这么做，只会让我恨她。我想她是很清楚我的个性的，她不可能还会傻得做这些事才对。而且，都过了这么多天了，我想她应该想清楚了。”

斐懿信心十足地说着，大手则来回徘徊在他敏感的胸膛。

“可是……”

事情不可能这么简单的！

斐懿没有他这么了解以织，更没有像他这么清楚她爱恨分明的野烈。只要是她想要的，她一定会不择手段得到，若是有人与她争夺的话，她会在知道自己毫无胜算之后，将她想要的东西亲手毁掉，让任何人也得不到那样东西。

套一句以织常说的话：她得不到的，别人也别想得到。

虽然她是在笑闹间说出这句话的，但是依他对以织的认识，他知道……她一定做得到。

莫名的，他感到一股狂狷的不安攫住他的心。

“别说了，难道你已经不爱我了，所以对于我的碰触没有感觉？”斐懿笑闹着，火热的唇吻上他的颈窝。

“我当然爱你。”

侯沁晔立即驳斥，还想再说什么时，房内的广播却响起玄关有他的电话来访，他只好一把将斐懿推开。

“别去接。”斐懿可怜地求他。

“等我回来。”话落，他随即走到玄关接起不知是谁打来的电话。

“喂？”

(你最好把事情都说清楚。)话筒彼方传来侯翰平隐含怒气的声音。

“爸？”没来由的，心脏像是脱了轨，快速地跳动着，像是要挣脱灵魂似的。

(我问你，以织说你和懿之间有不寻常的关系，是不是真的？)

“我……”

心脏像是要由胸口迸出似地全然失绪，连带着他也无力再站立着，只能倚着墙边坐下。

他最担心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

(你今天立即给我回来，顺便叫懿回来，我要他把所有的事情给我交代清楚，不管多晚，我等你们两个。)

侯翰平说完这句话，完全没耐性等侯沁晔解释便切掉电话，也同时断绝了父子之间的沟通。

侯沁晔挂上电话，呆坐在玄关墙边，双眼无神地注视着前方，有点难以接受这平地刮起的狂风暴雨竟是这么突然地窜入他的生命里。

他僵直地走向房间，心中不断地自我嘲讽着：他们之间没有公主，所以他们注定没有未来，更别提那些虚幻的梦境……

待他走回房间没有见到斐懿的人时，心中不禁泛起更大的惶恐不安，像是狂嚣的梦魇几欲将他吞食般的慌乱，不禁张皇失措地敲着隔壁的房门。

“炽，你有没有看到懿？”

侯沁晔一见到应门的印炽，旋即一把将他揪出来，没头没脑地问着他。

“他？”印炽一副睡眠不足的模样，疲惫地爬了爬发丝，随即应道：“我刚才好像有听到广播叫他到校长室……”

“为什么要他去校长室？”

“这……你问我，我也不知道呀！不过，懿又不是头一次跑

校长室了，你也用不着这么紧张吧？难不成是你们的事曝光了？”印炽丝毫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随意地开着玩笑。

侯沁晔揪住他衣领的大手一松，黝黑的眼眸布满悚惧与茫然，仿佛感觉到他的世界在他的脚底下无情地碎裂，他的身躯被拉着不断地往下掉；难道他们真的注定没有未来……

***

魅。

坐在自个儿休息室里的斐懿，眼眸频频飘向他身旁脸色仍稍嫌苍白的侯沁晔，思忖着今晚到底要不要让他上场？今晚不是迷醉之夜，不再是那么肆无忌惮地疯狂，他应该是承受得住的，不过……

他突然有一种念头，不想让他再出现在这里，想让他像今早那般全然地偎在他的身边，让睡梦中侵扰他的梦魇远离他，不再纠缠着他。

但是，他有预感，今晚的淑女之夜，陆以织一定会来，所以他仍是举棋不定，不知到底该不该让他到外头去。

“时间到了吗？”侯沁晔猛地睁开眼，对上斐懿注视的灼烫眼神。

斐懿拧皱了眉，撇开视线望向眼前的魔术玻璃，心中不禁气恼着他为什么不求他？

只要他肯求他，他就不会要他上场了，他为什么不求？

“懿？”他不解地望着他阴晴不定的侧脸。

“你是玩上瘾了，迫不及待想上场了吗？”

他暴喝一声，狂涛似的怨怒像是巨浪扑来，在他控制住自己之前，已然狂傲地掩过他的自制力。

“懿？”疗养院里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折腾着他的灵魂？他变得不再是他以往认识的斐懿了。

“你既然这么想去的话，就去吧！”斐懿怒目瞪视着魔术玻璃，登时发现那抹花蝴蝶的身影出现，一种嗜血的快感迅速地自蛰伏的心间破蛹而出。“好，我陪你一块去。”

斐懿倏地拉起侯沁晔的手，直往休息室另一边的出口走去，不一会儿，他们便来到绚烂的大厅，并走进陆以织的雅座。

和陆以织一起来的贵妇人们一见到斐懿，旋即发出一声声的惊叹，而在见到他身旁的侯沁晔，不禁又是一阵窃窃私语。惟有直盯着舞台上数个跳着激舞的男人的陆以织一直没发觉身边多了两个人。

“这位小姐，请问要点号了吗？”斐懿噙着冷笑问。

侯沁晔则是难以置信地望着正贪婪地梭巡男人肉体的陆以织，望见她写满激情正在寻找着猎物的眼眸。

她竟然会到这种地方来？

霎时，一道灵光的尾巴扫过他的脑际，令他顿时省悟——这全是斐懿安排好的诡计！

他早知道陆以织常常到这儿来，而带着他到她的面前，八成是为了要羞辱她，也顺便耻笑他吧！

因为在斐懿的想法里，是他和以织一起背叛他的，所以他会这么报复，似乎……也挺合理的。

不过，对于那些知道真相的人来说，一定已经全笑倒在地上了。因为他们原本就不是夫妻，空有其名，无其实也无其情。所以她当然会到外头找男人，不过他倒是没想到陆以织竟然会到这里来。

他是无所谓，但是爱面子的陆以织铁定受不住。

陆以织在喧闹的音乐里听及熟悉的嗓音后回眸一瞧，登时发现了眼前的人，竟是——

“以织，敝公司还让你满意吗？”斐懿冷冷地笑着，性感的唇边勾起摄魄勾魂的魅笑。

斐懿早知道陆以织是公司的会员，所以他可以百分之百确定，绝对是因为侯沁晔无法拥抱她，所以她才会捺不住寂寞，而找上了这里寻求男人的慰藉。

“你！”陆以织瞪大潋滟的水眸，又向旁边扫过侯沁晔，心中忍不住怒火狂烧。

“以织，那个人好像是你老公，是不是？”一位坐在她身旁不知死活的女人偷偷地附在她的耳边说着。

“他不是！”

她想也没想地否认。开玩笑，她怎能让这些专门嚼人舌根的女人知道那个人是她的丈夫？

“今晚还想点 Alex？”斐懿低笑地问。“或者，想要由我们两个一起来满足你呢？”

陆以织玩得疯狂已经不是新闻了，但是一个女人可以一次点多个男人一起服侍她，她可是破了他店里的纪录，让他想不注意她的存在都难。

陆以织一听，脸色倏然刷白，偏又无话可以反驳他的讥讽；她有她的面子要维护，她绝不能在这个时候，灭了自己的地位。

“我的身子有点不舒服，我想先走了。”陆以织抓起身旁的名牌皮包，头也不回地离开，而她身后的一群女人不知所以然，也只好悻悻然跟着她一块离开。

她们一走，斐懿立即恢复了一贯的淡漠，拉着侯沁晔回到他的休息室，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我今晚不用出去了吗？”

一回房间，侯沁晔便老实地问道。他想要赎罪，他想要用赎罪的方式，来索求他的原谅，就算他们以后不再是恋人，但也还是兄弟吧？

斐懿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然后拉着他坐在沙发上，诡邪的眼眸则怒然地瞪视着魔术玻璃。

该死！他为什么没有感受到任何报复的喜悦？反倒只是觉得自己像个负气的小孩，只会搞一些小孩子才会玩弄的手段。相对的，侯沁晔却能在此时依旧面不改色，丝毫不为所动。

为什么？他不是爱着她的吗？为何当他见到陆以织时，他没有任何的反应，反倒是陆以织难堪地夹着尾巴逃了？

“懿……”

“罗嗦!”斐懿愤然打断他的话，眯起魔魅而吐露危险气息的眼眸。“我要你明天到擎飞去，所以你现在不用出场，如果你已经明白了，你最好乖乖地坐着，千万别惹我生气!”

可恶，所有的事情全都和他所想象的不一样了，要他如何再继续这令他感到乏味的报复？

***

“咦，稀客。”

焦御飞正埋首在永远都处理不完的文件中时，顿时发觉办公室的门打开的声音，正纳闷是哪个特殊的家伙，竟不用凌灵通报就能直接闯进他的领地时，一抬眼，果然瞧见了向来通行无阻的斐懿，同时也看见他身旁许久不见的侯沁晔。

“好久不见了，御飞。”

侯沁晔跟在斐懿的身后，不自然地和焦御飞打着生疏的招呼。

“这么客气？”焦御飞挑高眉头，睨着和他印象中一样的脸庞，不禁任思绪将他带往仍是无忧无虑的五人组时期。

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情分让他们五个人腻在一起，从国小到国中，只有印炽在高中时曾经中途离开，直到大学，五个人又圆满地合

在一起。不过，伴随而来的不是甜蜜的回忆，而是一桩桩不幸的开始，他和斐懿，印炽和文沛儒……

不过，照目前的样子看起来，斐懿并没有把他糟蹋得不成人样，倒也让他宽心许多。

“和以织那一份合约还在进行吗？”斐懿毫不理睬焦御飞眼中的挑衅，径自问着他最想得知的消息。

“我刚刚要凌灵帮我将中止合约的消息传过去了，所以如果没意外的话，我想，几天之后，或者是待会儿便可以看到陆以织像个泼妇似地找我算帐了。”

焦御飞轻描淡写地说着，似乎一点也没有把陆以织未来的泼辣模样放在心上。女人想对他使泼？还得先过凌灵那一关。

“是吗？”斐懿略微颔首。

“你们打算和以织断绝合作关系？这么一来，捷劲只有宣告破产一途了……”侯沁晔听着他们的对话，并将所有的重点连结在一块，推论出他们所谈的结论。

“你心疼了？”

斐懿挑起浓眉，极不满意在他的脸上瞧见他对他以外的人关怀。

“懿，是我做错的事，你用不着对以织下手，尽管对着我来就是。”侯沁晔豪气干云地说着，却没料到竟惹怒了斐懿。

“你以为你是谁？”斐懿眯起邪魅的眸子，冷冷地睇向他。

“陆以织有她该受的罪，你也一样有，用不着替她求情，不过，若是你想要多受一点责罚，让你的心好过一点，我倒也可以成全你！”

该死，昨晚的讥讽无效，怎么，他今天打算下猛帖了，他就突然有反应了？

是因为仍是爱着她吗？他凭什么爱她，他凭什么爱女人？

明明只能拥抱男人，又何必硬要把自己投入正常的假象中？

那不过是他要把自己融入正常社会里的障眼法罢了，骨子里，

他要的依旧还是男人！

他心疼陆以织是吧？好，既是如此，他会更尽心尽力地将捷劲击垮！

“但是以织……”以织会变成今天这个下场，也是因为她爱得太狂、爱得太烈，才会迷乱地找不到自我；这一点，他也必须负一点责任。

(御飞，有位陆小姐执意要进你的办公室，我拦不住她。)电话上的通话钮突亮，响起凌灵急促的声音，可知情况之危急。

焦御飞丢了个视线给斐懿，见他微微颔首，便对凌灵说：“你让她进来吧，辛苦你了。”唉，果然还是得要凌灵来才有效。

通话钮熄了不到两秒钟的时间，办公室的大门顿时大开，教焦御飞也只能蹙眉直叹交友不慎。

“这是什么情形？”

陆以织抬眼傲慢地望着里头的三个人，气焰不禁减了一半，但是依然不改她的凌气逼人。

“我想你已经收到了本公司给你的传真了。上头白纸黑字，不是一目了然吗？你又何必多跑一趟？”焦御飞见斐懿不开口，倒也好心地替陆以织讲解一遍，免得她过于目中无人，惹得斐懿不舒坦，他可不能保证他会不会迸出什么伤人的话。

“我不明白，当初合约上头根本没有载明可以随时中断合约的条例。”陆以织一步步地走向焦御飞，恶毒的眼眸却直睇向侯沁晔，因为她早已认定他是从中破坏的人。

他以为他这样便可以得到幸福吗？别笑死人了。

“不，你没看清楚，上头确实载明了合约随时可以中断。”焦御飞好心地拿起他这一方的契约书让她比对。

“可是……”

没错，她是有看见这一个条例，而她没有反对的原因，则是因为她以为只要她把侯沁晔送到斐懿那里，他便不会中断合约……

“原来……这一切全都是你搞的鬼！”

陆以织眯起眼睥睨视着似笑非笑的斐懿，总算恍然大悟；原来他真正要报复的人是她，而不是侯沁晔？

是他先对不起她的，他没有权利对她报复，而且她也不会轻易地被他击倒！

“是你愿者上钩的，不是吗？”斐懿嗜血地勾起一抹邪笑，满足地望着一副惨败的陆以织，但是却意外地在看见侯沁晔时，感到一股难以阻遏的心痛。

“你以为你这么做，我就会让出侯沁晔吗？”陆以织地笑道，俨如女王之姿。

“我告诉你，我是侯沁晔合法的妻子，我们拥有法律上绝对的牵制力，只要我一天不离婚，我就可以占有他一辈子，而你要是敢随意地碰触他，我便可以告你妨碍家庭！”

她不会输的，她习惯当胜利者，而她确实一直是胜利者！

“是吗？那也得在捷劲尚未倒闭之前，在你尚未提前向我摇尾乞怜之前。”斐懿淡漠地看待她的威胁。

法律之于他是无用的，在他的王国里没有法律，只有他的信念而已，任谁也不能左右他的想法；今天若是他要沁晔，不论是谁来也无法阻挡他，就算是法律，他也会在法律成效之前，扭转乾坤！

“我不会让捷劲倒闭的，你等着瞧。”陆以织走向侯沁晔，伸出手想拉着他一道离开，却被斐懿阻止。

“你做什么，既然你已经中断了合约，他也用不着再待在你的身边了，你最好别逼我，否则我绝对会告你！”

“好啊，让你的好朋友们知道你的丈夫和男人在一起，让你那群好朋友替你做宣传，让你在整个商界再也无立足之地。”斐懿不带一丝情感的警告着她。虽然是警告她，但也自嘲原来自己的存在是可以让某人无脸在商界立足，倒也是可悲。

“你——”他这么一说，她才想到她那群朋友……陆以织思绪一转，踩着高跟鞋忿忿地离开这个令她挫败的地方。

“你为什么要留下我，难道是为了继续折磨我？”侯沁晔面无表情地问，十分难过他的报复竟可以恁地残忍。

“难道会是因为我爱你吗？”

他还爱着他吗？他不知道。

实际上，他原本便是要报复他们两个人，只要捷劲倒闭，让这对奸夫淫妇无所遁逃，便是他最大的报复。但是相处的日子一天长过一天，他的意志力反而更形薄弱，甚至……不打算让他离开。

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想的，但……在他找出答案之前，他一定要陪在他的身边不可。

·精彩内容载入中·

第八章

·精彩内容载入中·“你说什么？”

甫从校长室回来的斐懿难以置信地望着侯沁晔，瞪大的眼眸像是看到什么怪物似的。

“到此为止吧。”侯沁晔已然将属于他自己的行李整理好，黝黑的眸底里泛着坚定而哀恻的微光。

事情已经到了他无法掌握的情况了，他必须赶紧离开斐懿，否则两个人都无法全身而退，甚至……

“你说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斐懿抖颤着双唇，眯起犀利而诡邪的眼眸，不懂他为什么这么说，为什么会突然说出这句话？刚才他们还在这床上确定彼此的心意，为什么他……

“我们没有未来。”侯沁晔将行李先放在地上，徐缓的站直身子和他平视，努力地不让悲伤表露出来。

“谁说我们没有未来？”斐懿大步走向他，将他紧紧抱住，贪婪地寻找着他的气息。“我们还很年轻，可以创造我们想要的未来，我一定会开创我们要的明天，所以我们大可以活得潇洒而漂亮。”

“我们可以活得潇洒、活得漂亮，但是我们没有明天!”侯沁晔深呼吸一口气，无情地斥责他的天真。“你不是已经被学校退学了吗？”

“你为什么知道？”斐懿错愕不已，霎时瞠大双眸。

他才从校长室回来，尚未和任何人交谈，沁晔为什么会知道这件事？

“你不用说，我也知道，因为是我去密告的。”侯沁晔淡然一

笑，凄恻哀惋；以织的个性，他真的很清楚。“是我向校长投诉我们之间的事情，是我请校长为我主持公道的。”

以织的手段向来是最蛮横而残忍的，现在他只能将所有的事情往自己身上揽，再找以织，要她高抬贵手放过斐懿，即使往后他会被斐懿仇恨一辈子，他也无悔；只要斐懿能够全身而退，他……无悔。

只要能够将她的杀伤力减到最低，要他付出任何代价都行，就算要他从此和斐懿没有往来，也无所谓。

“你为什么这么做？”斐懿仍是战着双手；他明知道向学校投诉这件事，会发生什么样可怕的结果，为什么他还这么做？“你骗我的对不对，你怎么可能会这么做？”

“我无法再忍受他人的目光注视了。”侯沁晔蓦地低下眼，不敢再看他炙热的眼神，心虚地闪避他的目光。

“为什么要在意别人？我们可以活出自己的价值，为什么要把自己绑在别人的价值观中？我们不需要在意别人的目光，不是吗？”斐懿仍燃有一丝希望地走向他，因为他隐隐约约觉得事情并不只是那么单纯，毕竟沁晔从来不曾给过他这么诡异而不搭调的感觉。

“要我如何不在意？”侯沁晔使劲地将真心埋入灵魂深处，紧紧地箍绑住。“要如何让我的家人不在意？是社会给予大众这样的思想模式，你要我从哪里挣脱？”

“规矩是人定出来的，这些八股的思想，我们当然也可以改变的，不是吗？”斐懿怒然暴喝。

“但是我不爱你，我对你的感情不是爱。”

侯沁晔残忍的话语猛烈撞击斐懿毫无防备的心，让他踉跄了脚步，必须靠在墙上，才能稳住惊的身体。

“你怎么可能不爱我，你怎么可以不爱我？”斐懿稳住了思绪，努力地翻出两人之间存在的痕迹。“如果那不是爱的话，你告诉我，牵绊在我们两人之间的感情到底是什么？”

“那是由罪恶感里衍生出来的感情，只不过是一种欲掩盖罪恶，所以说服自己冠上去的情愫。根本不是爱!”侯沁晔稚心泣血地吼着，痛苦地毁灭自己所付出的感情。“我真的不爱你，我发觉我爱上以织了。”

“不可能!”斐懿想也没想地全盘否决掉他的话。“这是不可

能的事！”

“是真的……”侯沁晔低喘着气，还想再说出更伤人的话语，却发觉所有残忍的句子全都哽在胸口上，不论他怎么翻动舌根，硬是无法说出来；他是他最爱的人，是他可以抛弃一切，生死与共的人，要他如何忍心再伤他？

“不可能的，沁晔告诉我，你是在开玩笑！”斐懿怒红了一双诡邪的眼眸，双手紧揪住他的衣领。

那是不可能的，沁晔对他的付出，他都看在眼里，绝对不会出差错的，他一定是在骗他，为了某种他所不知道的原因而骗他！

“你别再傻了，我们之间不过是青春期踏错了路，只是一段失轨的感情，现在我发现我们错了，发现我真正爱的人其实是以织，所以我当然要离开你，要彻底地否决这一段感情。”侯沁晔咬牙说着漫天的谎言，只为了让他死心。“我想要像正常人一样地生活，你放我自由吧。”

懿，赶紧死心吧，让他可以保护他，让他可以无忧地活下去，而不被其他人的锁事所牵制；他们太年轻了，还不足于对抗这个炎凉的世界，连一个小小的陆以织都无以反抗……

这个社会剥夺他们太多权利了……

“不！你不可能爱她的，不可能……”

斐懿拧皱了眉，不因碎裂的痛楚而扭曲了俊颜，然而，在一阵心神俱碎的若有所思之后，他习惯性地挑高眉，轻蔑地勾起唇角，还来不及嘲讽他，泪水已自迷而失焦的赤红眼眸瞬间淌落……

“你走吧……”或许是不曾滴落的泪水沙哑了他的嗓音，也或许是悲愤难平的苦楚令他哽咽莫名。

他向来是洒脱的，向来是不强求的，即使是父母离去时，他也从不流泪并告诉自己那是命，即使是现在……就算不是命，他也不想再探索这些伤人的事情，不想再去探索爱所谓与不爱。

或许……真的是太年轻了，狂傲地以为只要是他想得到的，他便能轻易掬取，恣肆地以为只要是他想要的，他便能够改变这个世界。也许是一直被包围在幸福的假象中，让他天真地以为两个人真的可以有未来，让他以为只要两个人相守，便会得到永远。但是到头来，才发觉这一切原来是他的痴心妄想，是他的一厢情愿，是他的自导自演……

侯沁晔咬牙忍住几欲欲夺眶的泪水，伟岸的身躯不断地战栗；他真的愿意和他相守一生，不管这个世界恁地唾弃他们的存在，他都可以不在意，但是……事关斐懿的未来，他不得不狠下心，不得不将他自这个世界里分解。让他独自承受这个痛，尽管他永远也不懂他的心意，永远也不原谅他也无妨，只要斐懿能好好的存在这个世界里，要他一生孤寂也可以……

***

乍然自睡梦中惊醒，斐懿瞪大了向来无所畏惧的眼瞳，任由恐惧惊占据他的心。

他坐在床畔，不断地粗喘着气，却抹不掉骚扰他梦境中的那张脸，那张无情又残忍的嘴脸，放肆地说着他不愿听也不愿懂的事实，令他心碎欲死，神断肠摧。

画面不断地跳动闪烁，一会儿是沁晔灿亮的笑脸，一会儿又是他残酷的面无表情，一会儿又跳到了疗养院中，那些他不愿再回想的片段，痛苦地折磨着他的心绪，像是要彻底将他击倒，像是要将所有的爱恨情仇自他的灵魂中拔除，跳入无欲无念的空白时空中。

但是他不能忘，即使那缥缈的影子在他的思绪里游移，他仍是告诉自己不能忘了沁晔；因为当他发觉他的影象逐渐在脑海中淡去，他才慌乱地发现自己的不对劲，不断地告诉自己，一定要想着他、念着他，尽管忘了全世界，忘了自己，也不能将他给忘了……

那段日子，他到底是怎么撑过来的？他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自己是爱着他、恋着他的；即使有一天，他真的已经疯了，他也不能把他遗忘，不能忘了曾经爱过这样残忍的人。可是那些人总是无所不用其极，想尽办法折腾着他的精神与肉体，总是残虐而恣意妄为地想要将沁晔的身影自他的脑海里拔除；这段回忆，他捍卫得好辛苦……

为什么不让他爱他，连思念他的权利也剥削？不过是爱个人而已，为什么要这么伤人？

爱？这个念头像是火花扫过他的脑际，令他痛楚地说不出话……他仍是爱着他的吗？他不是要报复他吗？为什么他的灵魂深处却仍是卑微地乞求他的爱怜？

不！他只是念着他而已，他已经不再爱他了，他告诉自己绝对不会再爱他，这一段感情早在他进入疗养院的那一瞬间便已落幕，他怎还会爱着他呢？不可能的，那是不可能的！

他猛地站起身，将床头上的摆设甩落一地，愤怒地砸掉眼里看得见的物品，疯狂地将怒气发泄在价值不菲的古玩上，但泪水仍是不争气地滑落。

“该死!”斐懿将整个人甩至床上，泪水浸湿了发际。

他还是爱着他……尽管分离了七年，整个胸臆间还是满满地充塞着对他的爱，眼眸里全是他伟岸的身形，耳畔里流转着他缱绻的呢喃爱语……

他是在自欺欺人，骗自己已经不再爱他了，实际上，他仍是情难自抑地眷念着、狂恋着他的气味。

“懿，你怎么了？”侯沁晔蓦地打开斐懿的房门，望着一室的黑暗和凌乱，一颗心揪得死紧。他在隔壁的房间里听到了凄厉的碎裂声，直以为他发生了什么事，想不到这房里竟是这般狼藉。

“沁晔……”

斐懿躺在床上，双手捂住双眼，不让他望见他的泪，却也不自觉地呼喊着他的名字，不想再只身落入这边无边际的黑暗之中。

“发生什么事了？”侯沁晔不解地走到他的身旁，甚至还没坐定，便被他猝不及防地拉进怀里，聆听着他慌乱的心跳。

“我不要再报复了……”他低嗄着嗓音，带着浓浓的鼻音。

“懿？你哭了？”侯沁晔听出他的古怪的嗓音，想抬眼看他，却被他有力的双臂狠狠缩紧，伏在他的胸前。

“沁晔……我们回到从前吧，我们不要再这样无意义地伤害下去了，我想回到从前，回到我们可以无忧相爱的日子……”这个社会严苛看待他们的存在，但是再痛楚的悲伤，也比不上心灵的空虚。

斐懿猛地收紧手臂，将他的身躯往上提，轻柔地吻着他的唇畔，仿佛第一次拥吻般青涩而抖。

他探出湿热的舌，轻舔着他惊愣的唇瓣，眷恋地汲取着他的气味，霸道却不失最真的温柔。

“懿，我们不可以……”侯沁晔闪躲着他勾人心魂的吻，却在下一刻发现他脸上未干的泪痕，不禁愣住。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不过是一个夜晚而已，他怎么会变得这么古怪？

“为什么不可以？”他轻喃着，仍是贪恋着他的滋味。

说穿了，他根本不是想报复，他只是想找到他，只是想和他在一起；但是他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个为爱折服的人，所以他不断地为自己编派理由，不断地以报复做为掩饰真心的工具。

早在好几年前，他就知道他在哪里，他也知道沁晔已经娶了以织，所以他告诉自己绝对要有成人之美的雅量，并且不断地说服自己别再介入不可挽回的感情世界里。但是随着时间一步步地移走，随着那些年迈的长辈逐一被时间所淘汰，他的心开始浮动，幻想着再也没有人可以阻碍他想创造的世界，在他还来不及估计这一场战役时，他已然踏出了第一步。

什么报复，什么仇恨，全都是烟雾弹，全是他自我欺骗的障眼法，其实他只是想要他的陪伴罢了……

“我们已经过去了，不会再有未来了……”侯沁晔淡淡地说着，眼眸中亦是不舍，亦是无奈。

当他听到斐懿想和他回到从前，他简直雀跃得要跳上天际，但是他随即忆起母亲临死前的遗言，便是要他和懿永远保持着兄弟的关系……“但是没关系，我们可以是最好的朋友、最友爱的兄弟。”

“我不需要朋友，更不需要兄弟！”斐懿倏地暴喝一声，将他紧紧地攫住，不让他再有空隙自他身边逃离。

他说过了，今非昔比，现在的他已拥有无人能摧的财力与权势，虽然可能无法改变这个世界的转动，但是至少，他已经有足够的实力可以保护自己，可以保护自己所爱的人。

“懿……”

“你不会知道我到底受了多少苦，为了要爱你，我到底忍受多少人无法忍受的苦，这一切全都是为了爱你，所以我无悔，真的不悔。”斐懿悲切的低喃。

一道道地刻划出他曾经咬牙忍下的凌虐，全都是因为执迷不悔的心，全都是因为不愿放弃的情，所以他无悔。

“懿，我……”他真的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在他离去之后，他们到底背着他，用了什么手段凌虐多情的他。

他以为只要他遵从他们的话，他们就会放过斐懿，但是他们没有遵守约定，甚至残忍地伤害他，在他的心底烙下一道道伤口……

他们没有罪，为何要遭受到他们理所当然的责罚？

“你现在不用告诉我你的决定，我想睡一觉，我好累……”斐懿轻喃着，无力地合上眼，任由脆弱的泪水淌下。“让我抱着你，只要让我知道你在我身旁就够了，让我好好地睡一觉，等我醒来，我们再谈……”

侯沁晔柔顺地将脸贴在他的胸膛上，泪水无声地淌下，浸湿了斐懿的衣裳。

他到现在还被恶梦追逐，甚至得不到好眠一场吗？

明明是全心付出、至死不渝的两个人，为什么要任由命运无情的摆弄？他们爱得比别人还要深，比别人还要懂得珍惜，但为何他所受的痛楚要比一场随随便便恋爱还要疼入心坎？这个世界是不是太苛求他们了？

他们是这么地用心爱人，为何落到别人的口中，却是恁地不

堪入耳？

太多的疑问了，即使是现在，他依旧找不到答案，也没有一个人可以义愤填膺地回答他的疑惑。只有太多慷慨愤烈的鞭笞，告诫着他们的感情不该存在。

但是他们已经存在了，明明已经存在了，他们却还是说那是错……是不能存在的。

为什么？

•精彩内容载入中•

第九章

•精彩内容载入中•“你明明要报复的是我，为什么还要伤害懿？”回到家中，侯沁晔痛苦地暴喝，不敢相信以织真的可以这么残忍地对待斐懿。

“我恨你，所以我要伤害他，这样子，你们两个便会一起痛苦。”陆以织低低地笑着，潋滟的眸子都笑眯了，仿佛相当享受这种情景。“不过，你放心，那还不是最痛苦的。在我的恨消失之前，你们都别想得到解脱。”

“你到底想怎样？”

“我想怎样？”她仍是笑着，笑得肆无忌惮。“那得看你怎么做了。沁晔，我们之间的交情比斐懿更深一点，我相信你一定知道我的个性，如果你能做到让我满意的话，我就可以考虑让他好过一点。”

她说过，她得不到的东西，谁也别想得到，若是惹恼她的话，她会彻底把那样东西毁灭。

“你要我怎么做？”侯沁晔又能如何？

“我要你待会儿对你父亲说这件事情从头到尾都是斐懿逼你的，你跟他之间没有半点感情。”陆以织快人快语地说出她的计划，绝丽的面容上漾着愉快的笑，灿烂夺目。

“你打算要让懿恨我？”侯沁晔不用问也知道她最终的目的，她最善用的计谋，不就是如此？

无所谓了，反正他已经伤了斐懿；只要能够保全他，就算要让懿恨他一辈子，他也无所谓了。

“还有，我们两个要准备结婚了。”陆以织毫不害臊地说，仿

佛她口中所说的不过是扮家家酒那么简单的事情。

“结婚？”侯沁晔难以置信。

“你……明知道我根本就不爱你，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这样对你而言，到底有什么好处？”

她疯了，真的是疯了，居然拿自己的婚姻开玩笑。

“我的清白已经给了斐懿，而他是不可能娶我的，所以当然得由你来娶我。我爸爸是商业界有名的大老，我不能随意地嫁给其他人，让别人知道我的清白早已不在，而丢了我爸爸的脸。”

陆以织轻轻地说着，脸上漾着诡异的笑，只有她自己清楚，她真正盘算的是什么。不过，她可不会傻得告诉侯沁晔，她和他结婚只是为了要法律的牵制力，而让斐懿再也不能接近他。

他不让她爱他，她也不会让他可以幸福地爱着她以外的人！

是他亲手破坏了这个平衡，就让她为这个三角恋情画上休止符，谁也没有输给谁！

“你爸爸会答应吗？”侯沁晔怀疑。

“你以为我爸爸会不顺从我的意思吗？”陆以织可是有百分之百的自信。

“可是我爸爸……”

他不能娶她，一旦娶了她，他和斐懿之间真的是再无可能复合了。

“放心，我已经跟你爸爸提过了，他可是开心得不得了，你尽管放心。”陆以织傲然地啐道。“我肯让你娶我，那是你们侯家上辈子修来的福气，难不成你还想嫌弃我吗？”

“我怎么可能嫌弃……”

侯沁晔猛地想到父亲近年因为利益熏心而慈祥不再的嘴脸，心不禁凉了半截，好像这件事已经成了定案，无关他的意愿。

“知道就好，我愿意屈就你这个变态，你要知道感谢。”陆以织不屑地说着。“你下去吧，你爸爸已经在大厅等你了，下去为我把这场戏演得完美一点，千万别背叛我，知道吗？”

陆以织睨他一眼，随即嫌恶地调开视线，像是看到什么不洁的东西似的。

侯沁晔叹一口气，无奈地往楼下走去。

事情和他预料的相差太远，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再从这里头找来一点信心支撑自己薄弱的意志。

懿会恨他吧……

***

擎飞企业里头一片旖旎春色，突地被狂肆的旋风打散。

“谁准你们进来的？”

焦御飞抬眼怒瞪着眼前的不速之客，将凌霖身上的衣服拉整齐。

“是凌灵说不用通报便可以进来的。”斐懿狡狯地笑着，拉着身后的侯沁晔走到一旁的沙发坐下。“看吧，像他这样的铁汉子都有

可能爱上男人了，这个世界还有什么不能改变？”

侯沁晔不敢置信地望着焦御飞，不敢相信他也有这样的一天。

“他是谁？”凌霖不以为意，仍旧坐在焦御飞的腿上，仰着脸问他。斐懿他是见过很多次了，不过他身旁那个清秀的男人，他倒是第一次见到。

“损友。”焦御飞不悦地撇了撇嘴，不甘心被打扰，瞬地自办公桌的抽屉里拿出一张泛黄的照片。

“上头这五个人，除了我以外，其他四个都是我的损友，眼前这两个更是损友中的损友。”

“你怎么会有这一张照片？”斐懿眼尖地望着凌霖正拿在手中看的照片，不禁狐疑地走到身旁凑上一脚。

“是你拿给我的，你忘了？”焦御飞不禁拧起眉头瞅着他看，不知道他是真不知道，还是在装蒜。

“我拿给你的？”

斐懿接过凌霖递给他的照片，望着上头五个人的合照，顿时想起这是刚进大学时，由印炽提议拍的惟一一张合照……他记得他看过这张照片，但是，他到底是何时有这一张照片，又是何时拿给焦御飞的？

“正确的说，应该是沛儒拿给你，你又拿给我的。”焦御飞的眸子一沉，不禁有点黯然。

他听文沛儒提起斐懿的记忆有点中断，还以为他是开玩笑的；不过，照眼前的情形看来，文沛儒并不是开玩笑，而是真有其事。但是，为何他从来没有发觉到斐懿的记忆有中断？

“我什么时候拿给你的？”斐懿不死心地再问一次。

不可能的，他真的一点印象也没有。

“在……”焦御飞灼热的眼穿过斐懿，望向他身后的侯沁晔，思索着到底该不该说，结果……“是你在疗养院的时候。”他还是说了。

斐懿的身躯一震，有点难以接受。原来文沛儒没骗他，原来是真的有过这么一件事。

事实上，在疗养院中，他有绝大部分的记忆全都忘了，他只记得沁晔这个人，其他的事……到底是真实发生过的，还是梦境，他已然分不清楚。

侯沁晔站在他的身后，敛下悲恻的眼，蓄意遮去在眼眶中的泪水。

疗养院是个什么样的地方，他不太清楚，但是他知道那里绝对不是懿应该去的地方，更不是将斐懿判定为有罪而饬下的归宿。

“你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焦御飞又问了一次，首次在他向来狂傲不羁的脸上发现了创痛的痕迹。

他一直以为他是不太在意的，以为他坚强地可以把那些事情都忘掉，也许他太高估了斐懿的能力，不，应该是说，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都无法忍受那种不人道的折磨，何况是他？

尤其他是被推入阴谋的计划中，是被刻意服下许多不知名的药，才会变成今天这个模样……

“那些记忆，不如不要。”斐懿冷然回道。

那一份记忆里头并没有沁晔的参与，他何必强迫自己想起那些不必要的琐事？那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沁晔已经回到他的身边，其余的事他不想再回想，更不想知道。

“也对。”焦御飞欣然应道。“对了，你们今天来，到底是为了什么事？”

他突然想起自己被中断的情事，相当不悦地板起面孔。

“我是担心陆以织那个疯女人会不会到你这儿闹事，所以顺便过来看看。”斐懿邪气地勾起笑，魔魅的眼眸可是十分不客气地望着他和凌霖，所有的眼神流转尽在不言中。

“放心，今天我要凌霖到这儿来了，所以用不着你担心，你们可以走了。”焦御飞清楚的暗示自己正在下逐客令。

“是吗？”

斐懿不安好心地附地凌霖的耳边偷偷地低喃：“你要是想知道御飞在学生时代的糗事，尽管来找我，我会将我所知道的一切全都告诉你，当然，也包括他的第一次……”

“斐懿!”焦御飞怒然大吼，将凌霖揽回自己怀里。

该死！这个男人简直是无视他的存在似的肆无忌惮。

“对了，当然也包括他第一次的……”斐懿置若罔闻，顿了顿，又继续说着焦御飞过往煽情的往事。

“够了!”

该死，他明知道凌霖的个性不够稳定，还替他想办法要让凌霖玩死他不成？真是交友不慎，误交匪类。

焦御飞怒瞪着大眼，才想与斐懿大战几百个回合时，却听到斐懿身后传来难以遏抑的笑声。

一举眼，竟看到笑得一脸灿烂的侯沁晔，仿佛将所有的萧瑟与憔悴褪尽，在那一瞬间像是回到了七年前最单纯的学生生活。

斐懿不发一语,走到侯沁晔的身旁,给了他一个结实的拥抱。

如果时间能倒回，他也很想回到那段美丽的时光里，但是即

使时间不能倒回，现在的他也已强壮到足以让他依靠；不，是互相依靠。

“怎么了？”侯沁晔涨红了脸，不懂他为何突地抱他。“是不是我太奇怪了？”

“我已经有好久……好久没有见到你的笑容了……”像是叹息似的，他窝在他的颈窝里，激动地诉说。

就算是在梦中，他也不断地恋着他的笑容，而现在真的让他见到了，斐懿只觉得七年的等待……好像只有一瞬间，为他受再多的苦难都值得。

“我……”侯沁晔淡淡地笑着。

“刚才看你和御飞斗嘴的样子，就让我想起我们以前在学校里的生活，你最喜欢这样子和御飞还有炽笑闹，一时之间，有种错觉，让我觉得我们好像回到从前……”

那样梦幻似迷人的醉心回忆，他只能在午夜梦回时偷偷追忆，而今展现在他面前的，是他最美丽而渴求的冀望，但他却不敢伸手探取这一切，生怕会在刹那间失去了平衡，再次从梦中惊醒。

“我们不用回到从前，我们可以从现在开始，一点都不迟，只要我们还在……”斐懿激昂地诉说着他最真挚的期望。

“不行，从前是从前，现在是现在，永远画不上等号。”他仍是淡笑着，显得有点虚无缥缈，让斐懿以为他在刹那间便会消失似的。

“为什么？”

斐懿不懂，为什么现在把话说开，再也没有阻碍了，他为何仍是不愿意？“难道你真的爱陆以织？”

“怎么可能？你怎么还会傻得以为我真的爱着她？”侯沁晔笑得凄恻。

“可是……”

“只有你这个笨蛋才会相信我说的话。”门口登时出现陆以织诡异的身影，脚踩高跟鞋，宛如鬼魅一般飘进来。

“以织？”

“你怎么进来的？”焦御飞不禁感觉到不对劲，不只为了她古怪而狰狞的神情，更因为凌灵没有通报。

“哦，对了，门外那位小姐不愿意让我进来，所以我很失礼地让她睡着了，免得她妨碍我。”

陆以织轻笑着，像个贵妇极其优雅地将手中的帕巾扔到一旁去，顺便从她的皮包里拿出一把枪，缓缓地走向他们四个人。

“你们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否则我可不知道不长眼的子弹会飞到谁的身上。”她的水眸飘忽没有焦距，鬼魅而无神得吓人。

斐懿见情况不对劲，赶紧将侯沁晔护到身后，眯起狂怒的眼眸直瞪视着她，不敢相信她会变成这个模样。

“你到想做什么？”斐懿冷冷地问道。

“我？”她勾起红艳的唇瓣，极其妩媚而动人的娇笑着。“我想做什么呢？我只是想爱你而已，可是你却不愿意爱我，让我好伤心……让我好痛苦，让我恨不得杀了你！”

“你别再闹了，否则我叫警卫了。”凌霖不悦地吼着，却被焦

御飞一把推到身后去。

“唷，原来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的变态？”陆以织娇笑着，眼眸中净是轻蔑。“就是有这么多的变态，才让我找不到真爱……你们为什么不去死，为什么不全部一起去死！”

她冷不及防地开枪，却打偏了，落在焦御飞身后的强化玻璃。

“你不愿意爱我，又伤害我，让捷劲在我的手中倒闭，逼得我有家归不得，让我落入这种穷困潦倒的生活里！”她低念着，娇柔的神情愀然变色，任由狰狞凌厉的鬼气占据她的脸。“亏我是那么地运筹帷幄，只要你低头求我，我就会把你从疗养院里救出来，我就不会要他们折磨你、伤害你，但是……你却不领我的情，把我的感情当成垃圾看待！”

“原来是你！”斐懿和侯沁晔不约而同地吼着。

而斐懿随即古怪地望向侯沁晔，霎时明白原来他在疗养院时，他并不知道，所以他才不曾去看他……

“当然是我。”她狂然地大笑，眼眸里分不清视线焦距。

“除了我，还有谁能够让你和沁晔这么痛苦？而沁晔这个笨蛋还真以为他妈妈留下什么遗言，我告诉你，那全是我编的，而且……她也是我杀的……”

话落，陆以织笑得更猖狂，在斐懿身后的侯沁晔更是不敢置信地瞪大眼眸；当初他一直觉得母亲的死很古怪，但是他没想到居然是她……

“你为什么这么做？我妈妈哪里得罪你了？”侯沁晔想冲上前去，却立即被斐懿拦下。

“因为她不该告诉我，她觉得对不起斐懿，不该告诉我，她想要把斐懿找回来，更不该告诉我，她不赞同我和侯沁晔的婚姻！”陆以织仍是狂然地笑着。

“所以，我一气之下就把她杀了，买通医院开立死亡证明单……只要有钱……有什么做不到的，即使是一条人命又如何？”

•精彩内容载入中•

第十章

•精彩内容载入中•“懿……”

一走进这家疗养院，焦御飞和文沛儒难以置信台湾竟有这种无视人权的地方。

光是从疗养院前头，走到这房里，便不知道进过几个大门，几个大型密码锁配在每一扇进入的大门上；仿佛住在这一扇扇门后的人，不知是多么凶神恶煞，或是泯灭人心的丧心病狂。

“你们是谁？”

斐懿半躺在病床上，一张俊脸消瘦苍白，睁着无神而空洞的大眼睛睨着他们。

“懿？”文沛儒不敢置信地走到他的身旁，大手伸到他的面前，左右挥舞着，想要引起他的注意，却见他不为所动，他不禁回头望着带他们进来的护佐。

“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他会这个样子？”

“我怎么知道他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男护佐轻啐了一声，随即快速地转身离去，像是要甩掉身旁无形的细菌一般。

“御飞，你看懿……”文沛儒见护佐离去，立即挥手要焦御飞到身旁来。

焦御飞环视着整个纯白的空间，只觉得这是一种令人恶心欲吐的感受，丝毫没有所谓的舒适与轻松。

“懿，你知道我是谁吗？”

斐懿僵直地移动木然的视线探向声音的来源，浑浊的眼眸里映上焦御飞的身影，张口欲喊出他的名字，却又愣住，不知他叫什么名字。

“斐懿，看着我，我叫什么名字？”文沛儒一怒，将他自病床上揪起，强迫他对上他的眼。

他们到底是怎么折磨斐懿的，为什么他会记不得他叫什么名字？他们上一次来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的，他还会叫他的名字，还知道他是谁，为何才过一段日子而已，他怎会连他是谁也认不出来？

斐懿不是病人，他们为何用这种方式将他彻底隔离，仿佛他身上有什么可怕的传染病似的。

“你是谁？”他的眼眸里依旧黯沉，没有半丝光采，没有他不可一世的傲气，没有他气盖山河的豪情，只有一片淡然的死灰，仿佛这一双眸子再也看不到任何东西。

“斐懿，我是沛儒，我是沛儒，难道你忘了我是谁？”文沛儒急得眼眶一片赤红，却又无法可施。

该死，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了，为什么斐懿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难道爱上男人的他该受这种罪吗？难道他们的存在是罪吗？否则他们凭什么这样责罚他们！

如果不想让他们存在，一开始就不该让他们拥有爱上男人的情愫！

“沛儒，你不要激动。”焦御飞难得见他这么盛怒，不禁想拉开他揪住斐懿衣领的手。

“我怎么能不激动！”不甘心的泪水自赤红的眼里淌下。“我认识他几年了，他竟然把我给忘了，亏我还拿了我们的合照，想要让他想起沁晔……”

一说到这，文沛儒才突然想起他准备的相片，旋即松开双手，将放在外套里的照片拿出来，放到斐懿的面前。

“斐懿你看，这是我、这是御飞、这是炽，在中间笑得一脸腼腆的是你和沁晔，你看到没有？你看到了没有！”望着他依旧木然的眼眸，文沛儒忍不住气恼地扯着他过长的发丝，要他睁大眼看清楚照片上的五个人。

还记得他们是这么开心地庆祝着入学，为何转瞬间，沁晔不见了，懿被送进了疗养院，就连炽……

他们合该这么痛苦吗？这是他们咎由自取的吗？不就是爱个人，不过是为了爱，为什么要爱得这么撕心裂肺？

“沛儒……”像是穿越了浓浓不见五指的雾气中，在漫长而遥远的路途中，终于回到虚弱的肉体，听到挚友的呼唤。

“懿，你记得我了吗？”他动容地睨着他，任由激扬的泪水在眼眶中打转、淌落。“那你记得他吗，知道他是谁吗？”他又指着焦御飞。“御飞，好久不见了。”斐懿虚弱地笑着，轻轻地勾起沉重的唇角。

“把身子养壮一点吧，否则我下次来见你，别说你不认得我，连我也会认不出你来。”焦御飞淡淡地笑说。

“我知道了，沛儒，把照片拿给我……”

文沛儒一听，赶紧将照片递给他，再将他的折叠床推高，让他可以半躺着望着那张照片。

“不知道沁晔现在过得好不好？”斐懿望着照片，再次勾起令人心碎的笑。

“懿，你先管自己吧，为何还要理沁晔呢，他害你……”文沛儒将他过长的发丝拢到耳后，泪水再次淌落。斐懿卓尔不群的姿态，在学校里不知风靡了多少男男女女，向来是学生们指引的方向，但是……他现在却苍白着一张脸，就连向来灼亮恣肆的眼瞳了黯然失色。

“你让我痛苦便罢，竟然还让捷劲败在我的手中，让我遭受众人的耻笑，让我在别人的面前抬不起头，这全是你害我的。既然我已经一无所有了，那么……我什么都不怕了。”

“以织，你不要冲动！”侯沁晔见状，想要挡在斐懿的面前。

“到我的后面去。”斐懿一把将他推到身后，不让他为他挡下半分风险。

“好感人的画面，真的是让我好羡慕。”陆以织诡异地低笑，手枪仍是不偏不倚地瞄准着斐懿。

“以织，所有的事全都是我做的，你要杀就杀我吧。”斐懿淡然地看待这一切，并不代表他可以随意地放掉自己的依恋；但是两个人之中，若是有只能有一个人生存的话，就让自己随着这些仇恨消失吧。

“懿……”侯沁晔低喊。

“对，所有的苦难全都是你给我的，如果要死的话，你一定是第一个死！”陆以织瞪大不甘的眼眸，伸十双手，扣下扳机。

然，就在电光石火之间，侯沁晔在斐懿的身前倒下，胸前一片触目惊心的猩红，染湿了他的衬衫。时间像是被分割了似的，一幕幕化成慢动作，在斐懿瞪大的眼眸里镌下碎心的痛楚。

“沁晔！”斐懿难以相信地拥住侯沁晔的身躯，双手止不住地战，在胸口剧烈跳动的心脏，像是要蹦出胸口。

“怎么射偏了？”陆以织的眉一挑，将手枪再度瞄准斐懿，在她欲扣扳机之际，却被身后数位冲入办公室内的彪形大汉擒住，将她拖出办公室。

“大家有没有事？”凌灵踉跄着脚步到里头来，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来得及，却只见地上一片触目惊心的猩红。

“灵，赶紧叫救护车!”焦御飞不禁大吼。

“来不及了，御飞，你去开你的车出来!”斐懿一把将侯沁晔抱在怀里，便往外走去，而办公室里的几个人，也赶紧跟在他的身后，搭上电梯，直往地下室停车场去。

一出电梯，坐上焦御飞的车子，斐懿更是刷白了一张脸，大手扯开侯沁晔已然被血浸湿的衬衫，在伤口上方压住。

“懿……”

“不要说话，我马上把你送到医院去，我们以后不会再有阻碍，再也没有人可以阻止我们在一起了。”斐懿微颤地说着，试着让自己放轻松，免得让自己过于激动的情绪渲染了他。

“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我的一念之差……竟然会让你吃这么多苦……”侯沁晔即便是痛楚地喘息着，也要告解自己犯下的错。

如果他知道以织会这么的疯狂，当初他便应该要勇敢地为自己争取未来，不该怯懦地闪避，而造成了斐懿无以抚平的痛，他真的好后悔、好痛苦，痛恨自己的懦弱无能。

“所以你必须要补偿我，对不对？”斐懿深呼一口气，不让感伤爬上他的眼。

“我以为只要我向她妥协，她就会放过你的，我没想到她……”话来不及说出口，一阵痛楚哽在胸口，不知道是过于悲伤，还是因为时间到了，只见侯沁晔痛楚地喘息，亟欲寻找空气的补给。

“我知道了，够了。”斐懿气急败坏地打断他，不让他再多说。“你既然知道你错了，就不该在这当口说这些像是在交代遗言的话，这只会令我更恼怒；你不要以为你这样对我说，我就会原谅你，要我原谅的话，你就必须实际地付出行动，让我原谅你。”

“可是……”

“罗嗦!”斐懿强势地打断，气势凌人地瞪视着他。“只要你好起来，你爱说多久就说多久，现在给我闭嘴!”

他怒吼着，但是眼眸已不自觉地泛着红丝，刚毅的脸部线条不断地紧绷，拼命安抚着自己狂乱的心跳。

“我们的爱……伤害了好多人……”侯沁晔闭上眼眸，不断地喘息着，感觉到心脏在胸腔里强烈地跳动，像是再也压缩不了空气，感觉到眼前一片黑，四肢的末端传来冰凉的刺痛感。“或许……我不应该存在……不应随意地下决定，左右了你的人生……”

他没想到只是爱一个人，竟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更想过原来自己的爱是恁地伤人……然而他不但伤了周遭的人，也伤害了懿……

“你有完没完!”斐懿暴喝一声，眼眸刺痛得无以复加，泪水肆无忌惮地低落在侯沁晔的脸上。

他的世界几乎要崩散了，他为何还能够无情地说着这些话?

“如果我不在……你是不是会快乐一点，你的人生是不是会不同？”侯沁晔低喘着，黑紫的唇不断地颤动。

“你……”

“懿，医院到了！”焦御飞一个大转弯，直接将车子停在急诊室的前头，车上的四个人旋即冲入急诊室里。

四个人手忙脚乱地将他放到推床上，等待着医生和护士为他打上点滴，而斐懿只能瞪大一双怒红的眼眸，不敢置信地望着即将消失生命迹象的侯沁晔，望着他被推入手术室里。

“你凭什么以为这么做便是对我好，你凭什么这么自以为是他替我安排我的未来，你凭什么！”斐懿一拳击在墙上，止不住胸口翻搅的痛楚与悲痛。

难道他不知道他只想要他吗？如果真的是为他好，他就应该让自己好起来，陪在他的身边，补给他那失落的七年……怎么可以只以自己的思想为中心，以为他的决定便等于是他的抉择。

“懿，不要这个样子，沁晔没事的。”焦御飞赶紧抱住他的身体，不让他做出自残的事。

“他当然没事！”斐懿想也没想地便喝道。“我等了七年，等

的岂是他这样的结果？如果早知道会这样，我宁可不找他，宁可让他在离我遥远的地方，却可以安好的活着，而不是……”在生死间挣扎！

“倘若他就这样离开我……”不知道他还能不能撑得下去……

“懿……”

“御飞，告诉我，我们的存在不是病，也不是错，更不是罪，我们的人生不应该受其他人的摆布，不应该被这个社会限制！”斐懿沙哑而粗嘎着低吟着。“我们也是活生生的人，为何我们的命运和一般人不一样？”

“我们没有不一样，我们也是上帝的子民，这个世界也有我们生存的地方。”焦御飞拍了拍他的背，给予他精神上的支持。“懿，振作一点，这一切都是你告诉我的，你可别忘了。”

斐懿淡淡地笑着，但是却无法阻止泪水无助地落下……只要沁晔活着，他可以付出任何代价，只要他活下去……

***

“懿呢？”病房外，文沛儒和印炽询问偷偷摸摸站在房外的焦御飞和凌霖。

“嘘……”焦御飞难得俏皮地以食指摆在唇上，示意他们安静一点。

“怎么了？”文沛儒不解地问。

焦御飞正要解释时，门内却传来斐懿疲惫不堪的声音。

“一群人摆在外头做什么？”

四个人闻言，只好往里头走，望见胡髭丛生的斐懿，还有一脸艳红的侯沁晔，好像不用多说，大伙儿都可以猜到刚才发生了什么事。

“嗯，天气真好。”凌霖首当其冲地打败满室的滞闷。

“对呀、对呀。”几个人一并应和着，反倒是侯沁晔放声地笑了出来。

“今天来做什么的？不都说沁晔要出院了，你们还来做什

么？”斐懿不客气地下逐客令。

“跟你报告魅的事，已经把魅转交给小奇了。真是的，明知道我为人师表，还要我出入那种地方，要是被误会了，怎么办？”印炽没好气地说着。“还有，我们想要邀请沁晔到靓魅庆祝他出院，也算是为我们五人组庆祝多年来的首度复合。”

“你说这句话，意思是不准凌霖去？”焦御飞佯装气极地挑了挑眉。

“我没这个意思……要不然，顶多五人组改成六人组罢了，有什么关系？”印炽急急改口。

“是吗？”焦御飞得理不饶人的发飙，转眼间，一群人吵得宛如是菜市场一样。

谁说只有女人才可以成为菜市场的？

斐懿冷眼看了他们半晌，蓦地大手一推，像是推骨牌似的，一个个被他强势地推出房门外，杜绝这群嘈杂的苍蝇。

“懿。”侯沁晔轻唤了声，斐懿随即走到他的身旁。

“怎么了，他们太吵了？”

“不……”侯沁晔淡淡地笑着，俊脸上有自然的喜悦，是一种不再被压迫的自由。“我觉得我好像做了好长……好长的一场梦，直到你的出现，才将我自梦中唤醒，让我免于在恶梦中挣扎。”

“不会再有恶梦了……”斐懿放肆地笑着，扬着诡邪魔魅的气息。“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该把没做完的做完？”

“懿，他们还在门外……”侯沁晔急急地阻止。

“谅他们也不敢进来……”他低喃着，吻上他伤口边的肌肤，大手则往他的身下探去，直往灵魂深处摸索。

“偏进来给你看！”一干人等宛若神猛的敢死队，全数挤在门口，欣赏着实况转播的画面。

“该死的……”斐懿咬牙切齿的低吼，额上青筋暴露，冰眸迸射出肃杀之气，狠狠地瞪视着门外那群不知死为何物的人。

只见他一把将床上的被子拉好，杀气腾腾地往门外走去，将

他们一个个揪进来，用椅子将门挡住，让他们一个也逃不出去，然后在里头上演着杀人魔的剧码。

一群人笑的笑、喊的喊，快乐而纷杂地谱出他们的青春，即使社会不赞同他们的存在，他们仍愿意正视自己的存在……

—本书完—